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廿八日出版

本刊已呈請中宣會內政部登記

國專月刊

第四卷 第一號

本期要目

| | | | | | | | | | |
|------|------|----------|-----------|---------|-------|------|---------|---------|------|
| 校聞 | 詩詞 | 談叢 |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辨 | 國恥地理之一斑 | 梅郎中年譜 | 孟學大義 | 漢書藝文志問答 | 孝經救世編自序 | 險著 |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光燾勝錄 | 讀詞偶識 | 讀詞偶識 | 讀詞偶識 |
| | | 夢若盒詩話(續) | | | | | | | |
| | | | 吳方圻 | 黃光燾 | 吳常燾 | 徐季廣 | 葉長青 | 唐文治 | |
| | | 錢萼孫 | | 陳光漢 | | | | | |

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五日

無錫國專學校學生自治會出版

書 叢 校 本

| | | | |
|----------|-------|------|--------|
| 通鑑紀事本末書後 | 叢書之一 | 陳衍著 | 實價一元四角 |
| 孟子概要 | 叢書之二 | 陳鼎忠著 | 實價五角 |
| 史漢文學研究法 | 叢書之三 | 陳衍著 | 實價五角 |
| 禮記大義 | 叢書之四 | 唐文治著 | 實價一元 |
| 十三經提綱 | 叢書之五 | 唐文治著 | 實價一元 |
| 周易消息大義 | 叢書之六 | 唐文治著 | 實價一元 |
| 莊子新義 | 叢書之七 | 朱文熊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老子通證 | 叢書之八 | 馮振著 | 實價四角 |
| 名家五種校讀記 | 叢書之九 | 錢基博著 | 實價四角 |
| 文心雕龍校讀記 | 叢書之十 | 錢基博著 | 實價四角 |
| 文史通義注 | 叢書之十一 | 葉長青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尙書大義 | 叢書之十二 | 唐文治著 | 實價六角 |
| 性理學大義 | 叢書之十三 | 唐文治著 | 實價一元二角 |
| 石遺室論文 | 叢書之十四 | 陳衍著 | 實價四角 |

徐氏四世同堂序

在昔維萬石葛回安者豈領森若

竹立忘年者故得前史斯其較近罕

然而後漢魏重新神敬則子孫繁壯

香几著時雅則內庭歲善善氣之在

累有垂壽種樹長斯固本報發枝葉

也其壽有景成初自能東階世子弟之

收族敬宗則帥名建初字枕石則教子

貢成均而牛幼躬澤物凡不可不詳

甚也也施家表野道捕飛標其本神

也構柳堂其具學藝也幼既歸其德志

遠隔打日物賦得之追呼成易實則

子之區凡無山行以觀則歸也

合斯也者莫不志之曰是也

二十有七年其山既

孫之子其南年二而自別序上延百子其

清中其若類為居揚初命之 聖錫慈

派亦各祀之代相世之漢物相其

產軸力起之聖信也論此也今爾爾

其為容務能使也深惟其致屬山從

也昨歲予東獲積餘子徐則任經一

純和介株至於空疎賴自聖階揚

交口卷之且謂予口是阿爾神中

倚仗回環甚於我嘗汝能爾

像子整夫看不做屏側名師今也

受什也其傳揚成寺遂因語之

以為邑人勸

嘉慶十有五年歲在庚午夏五月

既于徐居陳德為撰并書

...

何雪漁刊



陳曼生刊



吳昌碩刊



秀水高氏蟠根珍藏

孝經救世編自序

唐文治

有聖人。有豪傑。有賢士君子。皆性情中人也。漢有韓信。當代稱英豪。於漂母一飯之德。感念知己。報以千金。後人名之曰投金瀨。爲其知恩也。人子之於父母。自嬰孩至成人。飲食教誨。須怙恃於其親。乃悍然不知圖報。甚者不愛其親而愛顯官。不敬其親而敬貴人。嗚呼。天下何貴有此忘恩無義之輩哉。孔子有言。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漢延篤引申之曰。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腹心傷。手足豈有不僵哉。根本潰。枝葉豈有不萎哉。惟天下多無本忘恩之徒。於是意氣紛呶。爭奪相殺。倒戈相向。而生民實受其殃。吾爲此懼。爰作孝經救世編以陳義興行。孝經載其綱。而此則及於節目。孝經言其大。而此則涉于淺近者也。

天之蒼蒼。其有知耶。可得而省驗者。氣焉而已。聖人在上。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豈因果報應之說哉。和氣積則生機暢。戾氣充則災沴滋。平旦清明。不勝日昃澆雜。與夫瘴癘之氣。造物者扶輿磅礴於其間。生

人飲之者自不覺耳。君子保合太和。蓋有道焉。老子曰。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五洲大戰國。僉謂非殺不足以制人。嗚呼。此痛心之論也。秦政項籍。車偁旋覆。拿破命威廉第二皆善戰無前。一則幽囚荒島。一則身敗不振。華盛頓純孝之子。崛起什伯之中。轉戰大陸。遂霸美洲。世界至今稱之。至德要道。好仁無敵。推諸東海。此心同此理同也。推諸西海。此心同此理同也。而吾國獨迂闊視之。不知其何心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戰術詎非今之急務哉。惟當正其本。保元氣而致人和。俾民心固結而已矣。

吾於是徵諸經學。將以五福錫庶民。壽考康甯等是也。詩六雅既醉。五福咸備。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爲休徵。不孝不弟。是爲咎徵。而六極憂貧惡弱隨之。易繫子克家意承考。書美克諧以孝。世之盛也。詩詠求言孝思。迨追來孝。迨其衰也。變風變雅。疾痛慘怛而呼父母怨矣。儀禮六禮特重喪祭。漢大小戴

爲之傳義。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至喪祭之禮廢。倫紀耗斁。人心遂不可問。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之。一曰不孝之刑。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春秋世衰。邪說暴行有作。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深塞逆源。所以誅天下之亂臣賊子。孝經和順道德。所以培天下之孝子忠臣。凡茲六經。靡不以孝爲質幹。漢鄭君曰。孔子以

父母。發聞於鄉里者則以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則以告。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騷擾淫暴。不用上令者。則以告。是其倡慈孝之德。寓於訓練壯丁之中。等而上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彬彬乎周禮遺規矣。後世政治家體孝慈則忠之旨。文王我師也。其次齊桓可取爲法。

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故作孝經以總匯之。孝經爲羣經鈐轄。大儒之言。洵篤論哉。蓋天經地義。本教所由生。天理民行。萬世不能滅。吾於是徵諸政治學。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孔子引君陳篇之辭。孟子老幼及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義卽衷是。論語以仁政分言。孟子以仁政合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孝弟而已矣。孝弟者。仁本卽政本也。俯仰千百年。上契周文。下道齊桓。聖德霸功。有宜於今者。有不宜於今者。而其歸本於孝則一。周文家法。著於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文王爲子止孝。發政施仁。民無凍餒之老者。風化純懿。自岐周達於江漢汝汝。千古孝子之模範。卽千古仁政之典型。孟子雖黜五霸。時稱桓公爲盛。葵邱之會。首曰誅不孝。齊語載桓公親問鄉長。有慈孝於

大同之說烏乎始。始於洪範之彝倫攸斁。人倫明而後天敘天秩定。萬事得所措手。孔子正名學也。禮運大同與旨在修十義。而以父慈子孝爲首。廣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視天下猶吾身體髮膚。人民土地有受損者。猶吾身體髮膚之有疼痛也。夫是之謂大同。宋橫渠張子作西銘。以乾坤爲大父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歸功於存心養性。吾於是而知人生不忍之心。與天地生生之機相通也。齊宣不忍殺一牛。孟子與之以王。冀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人盡漸其所不忍。則率獸食人。人類之滅久矣。康誥曰。如保赤子。孟子曰。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今吾國人民皆如赤子之匍匐入井矣。父母之心何如乎。然而世多昧焉不知者何也。吾於是而知良知之學足以救人心也。易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孟子申其義。謂不慮而知者爲良知。不學而能者爲良

能。親親敬長。在家庭爲愛敬。達之天下爲仁義。明陽明王子遂倡致良知之學。尤知覺於萬事萬物。且夫生斯世也。知覺靈警爲應變之權輿。然本心之知不良。將日流於欺詐行私。而爲賊仁賊義之漸。伊尹之先知先覺。要在堯舜

其君民。不養良知。豈能造於先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致良知之極功乎。然則孝經學其必本於性理學乎。天命之謂性。盡萬物之性。立生民之命。非大孝者其誰與歸乎。謹揭宗旨。用詔萬世。

讀詞偶識

高樹

水雲樓詞，爲絕代詞史，譚復堂獨許之與飲水憶雲並論，頗具卓識，集中高陽台暗水平橋一闋，褚二梅評謂「曲而能達，情文兼至」，洵稱歷卷之作，其警句如「幾日西風，雁歸客未還家」，尤膾炙人口，然考五代閻處士河傳歌拍云，「雁歸人不歸」，可知鹿潭有所本矣，不知閻句亦從溫飛卿菩薩蠻歌拍「燕歸人不歸」，及定西番過片「雁來人不來」中化出，輾轉相襲，而情境迥殊，如鹿潭句，承上片「恨秋來偏在天涯」而來，且闕下意，鈎勒精密，渾然天成，雖非新意，的是已情，又庸可傷乎。

詞人沿用古人陳句，其例甚多，如納蘭容若飲水詞菩薩蠻云，「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稱其「淒惋閒麗，頗似飛卿語，惜通篇不稱」，蓋言其從飛卿「楊柳又如絲，驛橋春雨時，勦襲而來，然考溫詞，亦本自梁簡文帝詩，「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胎化而成也。

漢書藝文志問答

閩侯 葉長青 著

(問)漢書藝文志命名。何所取義。

(答)漢成帝時劉向校書祕府。會向卒。哀帝復使其子歆。繼成父業。著七略。首輯略。次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東漢時班固校書東觀及仁壽閣。乃本七略作藝文志。散輯略於諸略之後。而首列六藝略焉。夫七略並列。而非並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縱而非橫也。班氏懼讀者不明本旨。故改稱藝文。藝者六藝。其名始見賈子新書六術篇。本書劉向傳贊曰。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有意其推本之也。然則。諸子百家垂空文以見志者。皆六藝之支與流裔。此其命名之意歟。

(問)藝文志與儒林傳有何關涉。

(答)儒林傳述授受淵源。藝文志論學術派別。一經一緯。表裏相成也。

(問)在本志前。除七略外。尙有何目錄之書否。

(答)目錄之大源出於史。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少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史既司籍。必有目錄以爲綱紀。又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據此謂無目錄可乎。惜其體制湮沒。後世無聞。而目錄二字。最初見於載籍者。爲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尙書有青絲編目錄。言青絲編者。古用竹簡。編以青絲也。是前世已具規模。向歆箸略。特承其餘緒耳。

(問)向歆箸略。近本何書。可得聞乎。

(答)向歆箸略。雖不知近本何書。然詩賦略有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注、武帝也。豈非武帝時已有著錄。劉班相沿未改

之驗歟。

〔問〕七略與七略別錄。有何不同。其書存否。

〔答〕梁阮孝緒七略序曰。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廣弘明集卷三隋書經籍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大抵別錄有目有錄。七略有目無錄。故詳略懸殊。今其書俱佚。昔顏籀注漢。李善注選。尙見徵引。而通考不載。疑亡於南宋也。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有七略別錄一卷。山陰姚振宗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有七略別錄佚文一卷。七略佚文七卷。

〔問〕劉向所著。除上述二書外。尙有何書。

〔答〕見於本志者有劉向五行傳記十卷。劉向稽疑一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劉向說老子四篇。劉向賦三十三篇。案、洪範五行傳二卷。見漢魏遺書鈔。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見百子全書。列女傳八卷。通行本。劉向賦。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講論五經於石渠。今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有春秋穀梁傳說。不分卷。隨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五經通義不分卷。隋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今佚。隋書經籍志。梁有劉向讖二卷。亡。孝子圖傳。不分卷。見漢學堂叢書。隋書經籍志。烈士傳二卷。劉向撰。王逸楚辭章句天問敘。天問義不次。劉向援引傳記以解說之。本書律歷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抱朴子論仙篇。劉向撰列仙傳。見祕書廿一種。樂記不分卷。見玉函山房輯佚叢書。

〔問〕劉向之事蹟若何。

〔答〕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凡數十篇。按王褒卒在宣帝神爵元年向年十九郊祀志及本傳屢以王褒張子僑與向連文或內擢尙在前不可確定五鳳二年。更生以典尙方鑄作事繁獄。得踰冬減死論。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初元二年爲許史恭顯所誅。與蕭望之周堪同下獄。皆免爲庶人。夏望之賜爵關內侯。秋向

堪皆徵爲中郎。冬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之。恭顯見其書愈與而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與古事。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以向爲中學校尉。傳本子歆爲黃門郎。向作書以誡。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河平三年。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藝文志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向賂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傳本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向以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五行志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傳本

(問) 劉歆所著之書有幾。

(答) 本傳。列女傳頌一卷。律歷志。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本志六藝略。春秋。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劉知幾史通正史篇曰。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案頌及續太史公。均佚。三統歷及譜。略見本集。春秋左氏傳章句一卷。爾雅注三卷。見玉函山房輯佚叢書。集五卷。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鐘律書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漢學堂叢書。及漢魏遺書鈔。西京

雜記六卷。見漢魏叢書。或云後人偽託。

(問)劉歆之事蹟若何。

(答)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卽位爲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賞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轉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滿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本傳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廷已多失政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作遂初之賦。藝文類聚二十七及古文苑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本傳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後事洩忠被殺。歆與涉皆自殺。王莽傳地皇四年

(問)向歆校書中祕。當時共校之人。除本志序文所錄任宏尹咸李柱國諸人外。尙有何人。

(答)本志詩賦略、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注引劉向別錄曰。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案、參杜陵人。以陽朔

元年死。年二十餘。本書敘傳。班旌博學有俊材。由議郎遷至中郎將。與向校書。又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王先謙注。據公卿表。成帝河平三年史丹爲左將軍。永始三年薨。山海經第九第十三卷末。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臣望校云云。其姓字不可攷。本書儒林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據上可考者又得五人。則當時共校之人。必不止此數也。

(問)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顯學。司馬談六家要指。及淮南要略。泛論諸家。要爲允當。七略首六藝而後諸家。此重儒之過。而後世學術不公不明之所由。宜重爲釐定者也。

(答)莊荀諸家。當漢武尙未崇儒之前。故得平論諸家。犁然有當。向歆值崇儒之後。身爲宗室。又爲儒者。不崇儒是反功令而自小其道也。故七略之先六藝而後諸家。固爲後世學術不公不明之由。在今日議之則可。在當日議之則不可。所謂立言各有攸當也。

(問)六藝序次。據莊子天運、徐無鬼、天下。商君農戰。荀子儒效。國策趙策。禮記經辭、王制。及賈子六術。春秋繁露玉杯。皆以詩爲首。而本志獨首易何故。

(答)本書儒林傳曰。依功令但載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其餘謂之傳記。然則。本志於六藝先後。乃依功令爲序耳。

(問)六藝稱經。始於何時。

(答)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六經之名。始見於此。

(問)傳記稱經。始於何時。

(答)莊子天道。有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子語。註、謂易經。本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則稱傳作經。不始戰國。亦始漢世。然司馬遷自序。引易繫稱爲大傳。恐武帝崇儒以後。始尊爲經。世謂九經十經十一經十三經十四經十五經之稱。爲唐以後人所作。失所考矣。

(問)古者經傳分離。易經傳何時合一。能舉例以證否。

(答)本志易經十二篇。果如師古所注、乃上下經及十翼。則向歆以前。已經傳合一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先儒謂費

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應麟通鑑考索亦曰。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文。鄭康成始以象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於文辭連屬不可附經文。卽仍舊篇。自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

(問)六藝所著。禮有學官。其職若何。

(答)易掌太卜。書正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樂。春秋國史。惟本志。有詩。而數術略。存周易三十八篇。朱審悉爲太卜所掌否。

(問)易今古文。有何不同。亦有脫落否。

(答)易今古文。本無大異。因秦燔羣經。易以下筮之書不與。本志謂以劉向中古文易校讎中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亡。則非如他經篇章文字有大不同者可比。秦漢之際。亡說卦一篇。漢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遂成完書焉。

(問)六藝略易詩首今文。書禮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則首古文。何故。

(答)易詩無今古文之別。而費氏易又未嘗立於學官。故首今文。以時代言。當先古後今耳。

(問)今之易經。爲古文歟。今文歟。

(答)今文易已亡。今乃費直古文易。今古文既無大異。謂之今古文俱存亦無不可也。

(問)本志著錄今古文之體例若何。

(答)凡古文皆加古字。今文則否。

(問)服氏二篇。據本書儒林傳。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而師古注引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經典釋文敍

錄注引作服先。然則服氏究何名乎。

(答)疑作光誤。服先服生。皆服先生之簡稱。史漢多有此例也。

(問)服氏二篇。是否易傳服氏二篇之簡稱。

(答)然。古人文簡。自服氏訖章句施孟梁丘氏皆省去易傳二字。如下古五子淮南道訓。劉向別錄皆冠以易傳也。

(問)隋書經籍志有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清四庫有子夏易傳十一卷。是否與易傳韓氏同書。

(答)隋志易傳二卷。與韓氏同書。韓氏名嬰。字子夏。因子夏遂傳會卜子夏。因卜子夏遂傳會魏文侯師。實則卜子夏未嘗著易傳也。至四庫著錄之子夏易傳。乃宋以後人偽作。非此書。

(問)本志所載之書以何爲序。

(答)以時代先後爲序。然王氏二篇。晁公武謂漢易家著書自王同始。丁氏八篇。丁師田何。皆當在服生之前。反列韓氏之後者。疑派別有不同也。如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寬。而寬事田何。學成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則寬之傳易。必自成一家之言。推之王同之後韓氏。亦猶是耳。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謂乃成書有先後之故。失之。

(問)或謂以甲子配卦爻。自京房始。其說審否。

(答)古五子十八篇。班氏自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而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曰。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則不自京房始也。

(問)淮南道訓二篇。班氏自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是淮南道訓一書。不一其名稱也。而九師何人。亦可考否。

(答)向歆著略。不特於書名有所改定。卽篇數亦有所更易也。別錄云。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可證。九師者。高誘淮南鴻烈解序云。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然則道訓之九師。卽其流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以荀爽九家當之。誤矣。

(問)張衡謂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流。亦無讎錄。其說確否。

(答)向歆著略。不廢讎錄。易類神驗五篇圖一。劉向別錄云。神驗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數術略、天文。有圖書祕記十七篇。說文解字。讎、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讎。隋志六藝緯類序云。說者謂孔子既敍六經。以

明天人之過。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疑圖書祕記。卽隋志之河圖洛書。李康運命論云。昔者人聖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後書張衡傳注。引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晉書天文志雜星氣。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棊、天槍、天猾、天衡、國皇、及登、蒼慧云云。此皆河洛本文。至晉尙存。不得謂無也。

〔問〕俞正燮癸巳類稿。緯書論。據尹敏傳。帝令校圖讖。及蘇竟傳。祕經文隱事朗。爲後漢緯始入祕府之證。其說確否。

〔問〕施孟梁丘及京房之易何時立於學官。

〔答〕儒林傳曰。初易惟有楊。孝宣世立施孟梁丘。元帝立京氏。

〔問〕易有章句施孟梁丘氏。書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章句之學如何。

〔答〕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此古人讀書之法。而章句之學所由昉也。蓋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逆章。章有體以成篇。論衡正說篇章句不明。則旨趣不曉。孟子曰夫說詩者以意逆志。惟其以意。故諸家之章句不同。不獨六藝爲然。卽傳記諸子亦有之。章句旣以驗學問。而兩漢博士。多拘先師所傳。不敢變易。故夏侯建斥爲章句小儒。破壞大體。而桓譚班固荀淑諸儒。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也。章句學之名。見於儒林傳孔僖傳。曰。二子。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見於列傳者。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張霸以猶多繁辭。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據此、則云某氏學者。皆指章句而言。而爲章句者又不限於本文。得加刪定也。

〔問〕易十三家如何分法。

〔答〕本志時逾二千載。傳寫多訛。而所載之書。又十九不存。欲就性質以定各家之學。殊不可能。以意推之。施孟梁丘爲三家。易周氏以下爲一家。韓氏爲一家。王氏以下爲一家。古五子爲一家。淮南道訓爲一家。古雜以下爲一家。

孟氏京房以下爲一家。章句施孟梁丘氏爲三家。

(問)漢儒今文易傳授若何。

(答)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之書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中子。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爲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爲梁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田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授同郡楊田王孫。王孫授施雠及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雠之學。授之於張禹。及琅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及沛戴崇。伯授太山屯莫如。及琅玕邴丹。後漢劉昆。授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其子軼。此施氏之易傳也。孟喜之學。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後漢注丹鮭陽鴻任安。皆傳孟喜易。此孟氏之易傳也。梁丘賀之學。亦事田王孫。傳子臨。臨傳五鹿充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及沛鄧彭祖齊衡咸。後漢苑升傳梁丘易。以授京兆楊政。又潁川張興傳梁丘易。弟子著錄且萬人。子飭傳其業。此梁丘之易傳也。而梁丘之學。本從東郡太中大夫京房受易。京房之易。受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用之最精。房爲易章句。以授東海段嘉。及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由是前漢多京氏學。後漢戴馮孫期魏滿竝傳之。

(問)漢儒古文易傳授若何。

(答)漢初東萊費直。長於卦筮。善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惟京房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琅邪王璜平仲能傳之。璜授沛人高相。相治易。亦無章句。專主陰陽災異。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京兆陳元河南鄭衆。皆傳費氏之學。扶風馬融。又爲其傳。以授北海鄭玄。玄作易注。潁川荀爽。又作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竟豫

言易者。咸傳荀氏學。

(問)漢儒於今古易外尚有別出否。

(答)別出者有韓氏易白氏易。韓氏名嬰。推易意而為之傳。孫商為博士。其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蓋寬饒嘗受之。白氏名子友。漢博士。授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雲授泰山太守九江嚴望。博士九江嚴元仲能。長安惠莊。

以上易

(問)尚書四十六卷。班固自注為五十七篇。何故

(答)此乃書籍制度不同之故。籍用竹簡。卷用縑帛。古文經本五十七篇。中祕所藏則為四十六卷也。而桓譚新論及劉向別錄謂為五十八篇者。古文舊籍本為此數。厥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班據見存。故云五十七篇耳。

(問)今古文書篇數如何不同。今通行本。為今文乎。古文乎。

(答)今文書亡。古文書殘缺。今通行之本。乃東晉枚賾所獻偽孔安國古文尚書。書篇本百。今古文皆非全帙。孫星衍有尚書篇目表。錄之於後。

孫星衍尚書篇目表

| | | | | | |
|------|------------------------|--------|-------------------|-------------------------|---------------------|
| 尚書百篇 | 伏生壁藏得存二十八秦燬後得大小夏侯為二十九篇 | 歐陽三十一篇 | 孔壁古文五十八篇武成後亡為五十七篇 | 馬鄭注伏生書分二十九篇為三十四篇述古文二十四篇 | 偽孔安國書傳五十八篇序目次與鄭注書序見 |
| 堯典一 | 有一 | 有一 | 有一 | 注一 | 有一 |
| 舜典二 | 無 | 無 | 無 | 述一 | 無 |
| 汨作三 | 無 | 無 | 有三 | 述二 | 無 |
| 九共四 | 無 | 無 | 有四 | 述三 | 無 |

| | | | | | |
|------|---|---|-----|-----|---|
| 九共五 | 無 | 無 | 有五 | 述四 | 無 |
| 九共六 | 無 | 無 | 有六 | 述五 | 無 |
| 九共七 | 無 | 無 | 有七 | 述六 | 無 |
| 九共八 | 無 | 無 | 有八 | 述七 | 無 |
| 九共九 | 無 | 無 | 有九 | 述八 | 無 |
| 九共一〇 | 無 | 無 | 有一〇 | 述九 | 無 |
| 九共一一 | 無 | 無 | 有一一 | 述一〇 | 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湯誓二九 | 臣扈二八 | 疑至二七 | 夏社二六 | 汝方二五 | 汝鳩二四 | 湯征二三 | 釐沃二二 | 帝告二一 | 胤征二〇 | 五子之歌一九 | 甘誓一八 | 禹貢一七 | 棄稷一六 | 皋陶謨一五 | 大禹謨一四 | 羹飲一三 | 九共一二 |
| 有五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四 | 有三 | 無 | 有二 | 無 | 無 | 無 |
| 有五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四 | 有三 | 無 | 有二 | 無 | 無 | 無 |
| 有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一九 | 有一八 | 有一七 | 有一六 | 有一五 | 有一四 | 有一三 | 無 | 有一二 |
| 有五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述一五 | 述一四 | 注四 | 注三 | 述一三 | 注二 | 述一二 | 無 | 述一一 |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九 | 偽八 | 有七 | 有六 | 無 | 益稷五 | 偽三 | 無 | 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命四七 | 伊陟四六 | 咸乂四五 | 咸乂四四 | 咸乂四三 | 咸乂四二 | 沃丁四一 | 太甲四〇 | 太甲三九 | 太甲三八 | 徂后三七 | 肆命三六 | 伊訓三五 | 明居三四 | 典寶三三 | 咸有一德三二 | 湯誥三一 | 仲虺之誥三〇 |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有二六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有二五 | 有二四 | 無 | 有三三 | 有三二 | 有二一 | 無 |
| 有二二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述二〇 | 述一九 | 無 | 述一八 | 述十七 | 述一六 | 無 |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一五 | 偽一四 | 偽一三 | 無 | 無 | 偽一二 | 無 | 無 | 偽一六 | 偽一一 | 偽一〇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城六五 | 牧誓六四 | 大誓六三 | 大誓六二 | 大誓六一 | 微子六〇 | 西伯戡黎五九 | 高宗彤日五八 | 高宗彤日五七 | 說命五六 | 說命五五 | 說命五四 | 盤庚五三 | 盤庚五二 | 盤庚五一 | 祖乙五〇 | 河寬甲四九 | 仲丁四八 |
| 無 | 有一〇 | 九夏侯二 | 九夏侯二 | 九夏侯二 | 有九 | 有八 | 無 | 有七 | 無 | 無 | 無 | 有六 | 有六 | 有六 | 無 | 無 | 無 |
| 無 | 有一三 | 有一二 | 有一二 | 有一二 | 有一一 | 有一〇 | 無 | 有九 | 無 | 無 | 無 | 有八 | 有七 | 有六 | 無 | 無 | 無 |
| 有三七 | 有三六 | 有三五 | 有三四 | 有三三 | 有三二 | 有三一 | 無 | 有三〇 | 無 | 無 | 無 | 有二九 | 有二八 | 有二七 | 無 | 無 | 無 |
| 述二二 | 注一五 | 注一四 | 注一三 | 注一二 | 注一〇 | 注一〇 | 無 | 注九 | 無 | 無 | 無 | 注八 | 注七 | 注六 | 無 | 無 | 無 |
| 偽三一 | 有三〇 | 偽二九 | 偽二八 | 偽二七 | 有二六 | 有二五 | 無 | 有二四 | 偽二三 | 偽二二 | 有二一 | 有二〇 | 有一九 | 有一八 | 無 | 無 | 無 |

漢書藝文志問答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王政八三 | 君奭八二 | 無逸八一 | 多士八〇 | 洛誥七九 | 召誥七八 | 梓材七七 | 酒誥七六 | 康誥七五 | 嘉禾七四 | 歸禾七三 | 微子之命七二 | 大誥七一 | 金縢七〇 | 旅巢命六九 | 旅獒六八 | 分器六七 | 洪範六六 |
| 無 | 有一一 | 有二〇 | 有一九 | 有一八 | 有一七 | 有一六 | 有一五 | 有一四 | 無 | 無 | 無 | 有一三 | 有一二 | 無 | 無 | 無 | 有一一 |
| 無 | 有一二 | 有一三 | 有一二 | 有一一 | 有一〇 | 有一九 | 有一八 | 有一七 | 無 | 無 | 無 | 有一六 | 有一五 | 無 | 無 | 無 | 有一四 |
| 無 | 有四九 | 有四八 | 有四七 | 有四六 | 有四五 | 有四四 | 有四三 | 有四二 | 無 | 無 | 無 | 有四一 | 有四〇 | 無 | 有三九 | 無 | 有三八 |
| 無 | 注二六 | 注二五 | 注二四 | 注二三 | 注二二 | 注二一 | 注二〇 | 注一九 | 無 | 無 | 無 | 注一八 | 注一七 | 無 | 述二三 | 無 | 注一六 |
| 無 | 有四四 | 有四三 | 有四二 | 有四一 | 有四〇 | 有三九 | 有三八 | 有三七 | 無 | 無 | 偽三六 | 有三五 | 有三四 | 無 | 偽三三 | 無 | 有三二 |

一五

| | | | | | | |
|--------|-----|-----|-----|-----|-----|---|
| 將薄姑八四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多方八五 | 有二三 | 有二五 | 有五〇 | 注二七 | 有四五 | |
| 周官八六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四六 | |
| 立政八七 | 有二三 | 有二六 | 有五 | 注二八 | 有四七 | |
| 賄息慎之命六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 亳姑八九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
| 君陳九〇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四八 | |
| 顧命九一 | 有二三 | 有二七 | 有五二 | 注二九 | 有四九 | |
| 康王之誥九二 | 有二四 | 有二七 | 有五三 | 注三〇 | 有五〇 | |

| | | | | | | |
|--------|-----|-----|-----|-----|-----|-----|
| 畢命九三 | 無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五一 |
| 君牙九四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五二 | |
| 問命九五 | 無 | 無 | 有五 | 注二四 | 偽五三 | |
| 蔡仲之命九六 | 無 | 無 | 無 | 無 | 偽五四 | |
| 桀誓九七 | 有二五 | 有二八 | 有五五 | 注三一 | 有五五 | |
| 呂刑九八 | 有二六 | 有二九 | 有五六 | 注三二 | 有五五 | |
| 文侯之命九九 | 有二七 | 有三〇 | 有五七 | 注三三 | 有五六 | |
| 秦誓一〇〇 | 有二八 | 有三一 | 有五八 | 注三四 | 有五八 | |

〔問〕荀子非十二子。謂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而本志諸子略陰陽有鄒子終始。六藝略書有劉向許商五行傳記。同屬五行。三家之說。有何不同。

〔答〕章炳麟文錄初編。子思孟軻五行說曰。尋子思作中庸。其發端曰。天命之謂性。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孝經說略同此。王制正義引是子思之遺說也。史記曰。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始有五運之次。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本書五行志。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問〕書九家如何分法。

〔答〕何書古文經為一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及章句解故為二家。歐陽經及章句說義為一家。傳為一家。劉向五行傳記為一家。許商五行傳記為一家。周書為一家。議奏為一家。

〔問〕漢儒今文尙書傳授若何。

〔答〕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及秦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其孫畏法峻急。用藏其書於屋壁。漢興。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獨得二十九篇。以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字和叔。以授同郡兒寬。寬復以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父子相授。傳至曾孫歐陽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高之孫地餘。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濟南林尊。受尙書於歐陽高。以授平陵平當。及梁陳翁生翁生傳琅邪殷崇。及扶風龔勝。當又授九江朱普。及渤海鮑宣。後漢濟陰曹曾。受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祉。又陳留陳弇。樂安牟長。並傳歐陽尙書。沛國桓榮。又受尙書於朱普。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爲尙書歐陽之學也。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濟南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受詔撰尙書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堪授魯國牟卿。及長安許商。商授沛唐林。及平陵吳章。重泉王吉。齊快欽。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尙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尙書。此尙書有大小夏之學也。而要皆本於伏生。伏生所傳。所謂今文尙書是也。

〔問〕漢儒古文尙書傳授若何。

〔答〕古文尙書者孔子後人名惠者所藏也。武帝時。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尙書。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而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博士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考論。得二十五篇。其秦晉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於竹簡。合成五十九篇。其餘篇簡錯亂。弗可復知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安國又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成。會巫蠱事起。不復以聞。私傳其業於家。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其後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

授清河胡常。胡常授號徐敖。敖授琅邪王瑛。及平陵塗暉。暉授河南桑欽。王莽時。暉瑛等都貴顯。諸學皆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也。

以上書

(問)詩經二十八卷。如何分法。

(答)王引之經義述聞謂。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

(問)四家詩。齊魯以其國。韓毛以其姓。何故。

(答)齊魯以其國。以所傳皆衆人之說也。韓毛以其姓。以所傳乃專門之學也。

(問)魯故何義。魯齊韓三家既皆二十八卷。此獨二十五卷何歟。

(答)本書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去疑者則闕弗傳。平案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詩主言志。義訓同書。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矣。則故者訓故(同詁)之簡稱。疑則闕之。不必二十八卷也。推之齊后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正同此例。

(問)魯說何義。其云二十八卷者。是否依經爲卷。

(答)說者說大義也。其說或長或短。不必依經爲卷。此乃偶符經數。下韓說四十一卷可證。

(問)齊雜記十八卷。王先謙謂卽下所云采雜說者。當否。

(答)齊雜記者。傳齊詩者所記也。人雜言龐。故統爲齊雜記耳。下云采雜說。乃譏齊韓二傳。文義本明。王氏不得曲解也。

(問)毛詩故訓傳何義。

(答)故訓卽訓故。亦云訓詁。蓋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

〔問〕毛詩何以二十九卷。

〔答〕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齊魯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故二十九也。

〔問〕毛詩二十九卷。而故訓傳則三十卷。何故。

〔答〕案釋文鈔錄。及隋書經籍志皆作二十卷。又有云故訓二十卷。傳十卷者。此云三十卷。必有一誤。意者傳既引伸經旨。其篇數正不必同符經文也。

〔問〕三家詩亡於何時。

〔答〕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魏。韓詩內傳亡於南宋。吾鄉陳喬樞有三家詩遺說攷。較王應麟詩攷。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所輯爲詳。

〔問〕劉向傳何家詩乎。

〔答〕本志詩序謂齊韓詩傳。或取春秋。采雜說。或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此劉向之說也。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源也。向爲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故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觀其所序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引詩與毛義絕異可證。

〔問〕毛詩何以爲古文。

〔答〕史記儒林傳止載魯齊韓三家。毛詩始見於本書儒林傳贊云。平帝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許慎五經異義。有古毛詩說。隋志亦云。漢初趙人毛萇（案當云魯人毛亨）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案詩因叶韻。易於記憶。當時並未失傳。本無今古文之分。毛氏所傳三百十一篇。比三家多笙詩六篇。所謂笙詩者。亦止有其名。而無其實。毛詩所以列於古文者。以事蹟同左傳。典制同周禮。詁詁同爾雅也。

〔問〕詩六家如何分法。

〔答〕魯詩經、魯故、魯說、爲一家。齊詩經、及后氏故、傳、爲一家。孫氏故、傳、爲一家。齊雜記爲一家。韓詩經、韓故、內外傳、及說、爲一家。毛詩經、及故訓傳、爲一家。

(問)漢儒今文詩傳授如何。

(答)自孔子刪詩。以授子夏。子夏作序。未有章句。遭秦焚書而詩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四家。魯齊韓爲今文。毛爲古文。有魯人申公。少與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陽城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膠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少翁。又王式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山陽張長安。及東平唐長賓。沛緒少孫。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又薛廣德。受詩於王式。以授隄舍。此魯詩之學傳也。一出於齊人轅固。固治詩。爲之傳。號爲齊詩。傳之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此齊詩之學傳也。一出於燕人韓嬰。嬰當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其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所不能難。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之曰韓詩。淮南貢生受之。嬰孫商亦爲博士。孝宣時派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得其學。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並至大官。此韓詩之學傳也。

(問)漢儒古文詩傳授若何。

(答)趙人毛萇。善說詩。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詁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授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放。教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弘。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弘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此古文詩之學傳也。

以上詩

(問)禮古經有何殊稱。

(答)禮古經見於經籍。其名異者凡六。孝經說謂之禮經。禮器謂之經禮。中庸謂之禮儀。禮說謂之正經。晉荀崧及儀禮疏謂之曲禮。本志臣瓚注謂之儀禮。

(問)禮古經五十六篇。篇名爲何。

(答)除十七篇與今文經相同外。其逸禮三十九篇篇名可考者。據王氏考證謂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霽禮見月令注。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燹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後人有謂諸書所稱逸禮皆大戴記者。如通典嘉禮引逸禮本命是也。蓋唐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故名逸禮耳。

(問)漢時禮古經共有幾本。

(答)凡三本。出於魯淹中。一也。出於孔壁。二也。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三也。

(問)漢時禮今文經共有幾本。

(答)亦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喪第四。相見第三。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性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性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玄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氏不從之也。

(問)記百三十一篇。有謂乃合大小戴所傳而言者。錢大昕謂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八十五篇。適協百三十一篇之數。畢沅謂。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合之得百三十篇。較志祇少一篇。其說確否。

(答)此古記百三十一篇。乃與逸禮同得諸孔壁者。劉向別錄謂古文記二百四篇。隋志謂古記五種。記百三十一。明堂陰陽三十三。王史氏二十一。樂記二十三。三朝記七。合二百十五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陳劭周禮論敘亦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是戴記由五記中錄出。非專出於百三十一篇也。今其書具在。尙班班可考。二戴既同傳禮。何故小戴所取。必爲大戴所棄。其說甚不可通也。別錄百四篇云者。乃合百三十一篇及其他古記而言。然孔壁所藏不能與他古記合爲一談。故劉歆著略。仍還其舊也。自明堂陰陽至曲臺后倉。皆蒙上文省記字。而明堂陰陽及王史氏爲古文。曲臺后倉爲今文。

(問)何謂曲臺后倉。

(答)七略曰。宣王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曰曲臺。本書儒林傳謂之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以立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問)中庸說與中庸是否一書。

(答)既云中庸說。自非一書。中庸在記百三十一篇中。猶明堂陰陽。又有明堂陰陽說也。然此皆在一類之中。而道家有伊尹鬻子。小說家有伊尹說。鬻子說。斯又不同其類而爲之說者也。

(問)周官何時始列爲經。

(答)漢初不以爲經。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以爲周禮。

(問)周官何以後出。

(答)周官後出者。以秦始皇特惡之故也。馬融傳曰。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咸莫得見。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焉。

〔問〕漢初經傳別行。周官經傳何時合一。

〔答〕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

〔問〕可馬法百五十五篇。七略本列兵權謀家。班固改入禮家何故。

〔答〕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故班氏入司馬法而冠以軍禮。所以彌縫其缺也。

〔問〕禮無封禪。其制始於何時。劉班著錄何故。

〔答〕案封禪大非禮。經典所無。管子封禪之說。乃史遷所引。屬入原書。卽本有其說。亦管子設辭以屈桓公。七十二君云云。不必有其事也。許懋封禪議云。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靈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樸。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見於史策者。始自暴秦。蓋雜巫覡陰陽五運識緯神仙之術。而託於祀祭之禮。故司馬遷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可存。蓋所以明方士祠官託禮興制。故太史公自序又謂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也。劉班知其非禮而特附禮末者。漢武以後以封禪爲大典禮。益以其時讖緯盛行。不著錄是反功令而觸時忌也。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何解。

〔答〕雅謂爾雅。詩書多古言。故大戴禮小辨篇孔子答哀公問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盧注。孔子曰詩可以言。本志書序。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亦曰。詩主言志。義訓同書。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矣。此治詩書宜通爾雅之說也。爾

雅本在禮中。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天子造舟四句。疏以爲釋水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釋親文。爲禮親屬記。風俗通聲音篇。引釋樂文。爲禮樂記。趙注孟子。館甥引妻父曰外舅兩語。以爲禮記。是執禮亦宜通爾雅也。

〔答〕禮十三家如何分法。

〔問〕禮古經反記爲一家。經后氏戴氏爲二家。明堂陰陽及說爲一家。王史氏爲一家。曲臺后倉爲一家。中庸說爲一家。周官經及傳爲一家。軍禮司馬法爲一家。古封禪羣祀爲一家。封禪議對爲一家。漢封禪議羣祀爲一家。議奏爲一家。

〔問〕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何指。

〔答〕三百三千之說。經籍所載。不一其辭。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無注。案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以治國爲主。周官所以爲經禮也。左傳昭五年。女叔齊論魯侯齊儀以亟。不可謂禮。辨禮與儀甚嚴。書所守其國行其政令者爲禮。施於身體者爲儀。亦稱爲容。容對禮稱。儀亦對禮稱。判爲兩名。故禮器之經禮三百。自指周禮而言。中庸之禮儀三百。自指儀禮而言。中庸之禮儀。非卽禮器之禮經。二者各不相涉。其曲禮威儀。自指兩書之物曲儀文。及見於大小戴記者言之。中庸注云。曲猶小小之事。不必指今曲禮篇也。本志之禮經三百。自指周禮。威儀三千。自指儀禮。蓋劉歆篤信周官。王莽時奏置博士。七略歆所著。自以周官爲主。隋志云。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則威儀明指儀禮也。

〔問〕漢儒今文禮傳授如何。

〔答〕昔周公制禮。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故幽厲後衰微日甚。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孔子旣歿。益復散亂。至秦患之。乃加燔滅。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閭丘卿。少府東海后倉。

孟學大義

徐季廣

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未得爲孔子徒。則去孔子已遠可知。自云私淑孔子。不云別有授受。蓋爲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天道只是一誠。莫之爲而爲者天人則不然。故入之道爲思誠。誠之著於人者爲四端。卽是人之本心。時時觸境發見。人因失其本心。所以成爲妄人。與禽獸無擇。道有理與術二義。卽人心所同然。人生之踐履。故曰。合而言之道也。心放則不著不察。遂致好惡日與人相遠。人心愈放則愈昏。愈反則愈明。明善而後可以誠身。果能反身而誠。便知天地古今東西物我。只是一誠。此際更安道理不得。故公孫問浩然之氣。答以難言。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不是命。非人之所能爲。命雖非人所能爲。而禍福則人所自致。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命有正命非正命之分。求亦有在我在外之別。求在我斯爲順受其正。求在外便是逆取其非。

色聲臭味人倫形色皆性。理絕對待本無善惡可言。以

性之實體誠即著於日用者無不善。其有不善則人使之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諸家言性則非其情。所以皆非。

心放原因從其小體。反求則反而從其大體。聖衆之分。只在一正一倒。善不善之分亦然。大體卽誠該攝小體。所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與相對。能立其大。則天下猶敵體。三公等一介。今舍天之與我者。而第執吝此區區數尺之軀。取生舍義。顛倒甚矣。此之謂失其本心。不善莫大焉。聖衆分關。視乎趨向。故士之事爲尙志。而華華爲善爲利判舜跖之徒。

言其因果有定曰命。言其氣分勢用曰性。皆誠之別證。對妄言誠無妄則誠亦不立。此地更無可著言說去處。從之則爲大人。違之則爲小人。別有所見便是私見。別有所說便是邪說。楊子取爲我等皆是別自見一個道理。所以成爲淫說。與道相悖。

爲學先要知恥。知恥而後可言學問。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工夫在於自反。自反之實。存心應物。勉恕而行。恕只是心平。人心原不能平。所以須強。即此便是擴充。第此只就已發言。本心未得。病根仍在。須是深造自得。始能左右逢源。自得之功在思。故曰思誠。思非別有術。只從心不恕處。深究其故。思之思之。自得貴於己者。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本性既明。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上下與天地同流矣。此非知解湊泊。須實下一番掘井及泉之功始得。果能反身而誠。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更無餘事。

治人亦無他術。只善推所爲。與人爲善而已。必與人爲善而後爲善推所爲。始於妻孥極於物類。與人爲善。始於友一鄉善士。極於法聖天下曰平。滿恕之量而已。

按徐季廣先生。爲吾蜀劉咸忻先生入室弟子。多見而守之以約。學以爲己。不務名聲。嘗自焚其所著書。雖矜慎發乎至情。亦殆有激而然者與。近郵示其與人論孟子書。於孟學本源。洞見旨要。由其體認功深。故與世俗口耳之學異趣。不敢自秘。錄其要者。與人共之。

又按儒家之學。修己治人。兩端而已。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故治人之道。卽在盡己之量。舍修己無治人也。窮而獨善不損。達而兼善不加。命之所無奈何。知命而後爲君子也。孟子所以不以廣土衆民爲樂。定四海之民爲性。而自有不加不損者存焉。此固非楚狂長沮之流所得而假借。以彼忍天下之民之飢渴也。是以離仁心無善教。離仁心無善政。仁心具矣。得其時而無善教善政。徒善而已。非心有所未盡。則器量之所限耳。誠者天之道。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言本體也。欲仁斯仁至。強恕以求仁。思誠者人之道。言工夫也。孟子道性善。明仁義禮知非由外鑠。率性之謂道。天命之性本不可言。子貢之不能聞之孔子有由也。惟盡其心者。斯能知其性。盡其心則必自求放心始。求放心則必自寡欲始。物交物則引之。逐於物而不反。心之官則思。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斯謂之集義。如此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謂之浩然之氣。孟子之所以疾呼而不可已者。則在義利之辨。大體小體之端。生義之取舍。此乃人禽關鍵。有志之士。所宜用功者也。聊因季廣所論。發其緒餘如此。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李源澄敬跋

梅郎中年譜

吳常燾

先生諱會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即今江蘇江甯縣）先世居安徽宣城柏槐山

世系——始遷柏槐山者曰太七——九——十——迪九——壽一——魁一

——卓——淑敬——榮——珍——根——繼前——守五——瑞祚——士昌——

文鼎——以燕——穀成——謚文穆始遷上元顏所居曰寄圃是為先

生曾大父 祖父名繆字繼美一字石居上元縣學生 父名

冲字衷淵嘉慶庚申舉人縣志載其淹雅著作宏富 母侯氏

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先生生於家

仁宗嘉慶二年丁巳十二歲 從舅氏侯子有先生學子有甚奇

之冬夜課詠雪詩輒刺取雪賦語綴之子有為講東坡禁體於

聚星堂作至青山有似少年子二句先生大喜以為仙人語

時執筆為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大以為佳

三年戊午十三歲 先生父試北闈仍從侯先生學晚

間母侯夫人自教之

四年己未十四歲 仍從侯先生學而母教為多

五年庚申十五歲 先生父成舉人

六年辛酉十六歲 肆業尊經書院同學者汪鄴樓陸香筠阮小咸等數人每夜歸市戶皆靜閉三四人者履街滿街戲誦小咸詩

七年壬戌十七歲 仍肆業尊經書院

八年癸亥十八歲 見姚惜抱先生 肆業鍾山書院

九年甲子十九歲 先生父館江西巡撫署隨往同受

書者秦遠亭湯子燮帥子文 其秋與秦遠亭泊虎邱立劍石

下選錢塘湖觀橘柚於富陽尋釣臺而歸舟中相與談詩是年

始有存稿 自浙歸仍至江西

十年乙丑廿歲 先生父試禮部至京先生等四人乃

以詩牌為戲自是益習為詩嘗故作奇語湯子燮有衰柳扶青

直到天之句 歸上元授室 交王惠川（涇）惠川勸治古

書先生乃從事史漢及諸子圈點皆數過用功甚密 復從惜

抱先生游惜抱遣往見管異之（同）先是先生喜駢偶之文

異之曰文譬人貌今以玉冠之失真面矣先生曰哀江南賦報

楊彥遵書意固不快耶異之曰彼意終有限若夫馬遷揚雄班

固韓愈之徒其文來如雲興聚如車屯雖百康徐之詞豈及其
萬一先生由是大肆力古文

十一年丙寅廿一歲 復遊浙見王仲翬(雲)西湖上

旋歸

十二年丁卯廿二歲 生子

十三年戊辰廿三歲 春之武林游天台過無錫發龍

潭 五月歸

十四年己巳廿四歲 在蘇州無錫 殤弟

十五年庚午廿五歲 是年惜抱先生壽登八十先生

撰序以祝 交方植之(東樹) 時惠川異之皆在金陵與先

生及植之時依惜抱講論道藝而學益淳厚文愈高古其得義法

以此時為最

十六年辛未廿六歲 殤兒 識左匡叔 點讀史記

十七年壬申廿七歲 與管異之等講論 又識方長

籽王南垞鈕非石周石生 要葉耳山同遊城西諸山 生子

十八年癸酉廿八歲 天理教匪林清犯宮智勇親王

既放銃却之然猶盤踞曹州長垣諸地屠殺守宰抗拒大兵朝命
方尙書往剿先生上方尙書謂賊之所以敢動者以平時官吏
不任勞怨袖手委重律令故豪傑束手無奇奸人樂窺無憚以致
於亂而欲尙書破崖岸用望外賞罰一切以盡人材為先鼓衆心

為本書上尙書嘉納之 先生既上方尙書又著士說痛言是時

用人者之用商賈負販與用士無異復著民論言天下有亂民有

奸民毒官吏迫飢寒挺刃卒起索黨自救此亂民常態若夫無所

所激發而倡狂悖之說招誘愚瞽名之曰教是謂姦民又推論姦

民因無聲名文物之樂視聽采色之娛而東漢之後飲射儻蜡之

禮又廢民所樂趣不為利導遂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始

特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然其終知意不出于上乃有與上相

持之心遂聚不可散以為有國之憂而意在欲復儻蜡鄉飲之舉

蓋先生視教匪之亂推其遠近諸因而為之計其周備如此後朱

伯韓(琦)載民論入文集後序

十九年甲戌廿九歲 在揚州唐文館吳山尊(鼎)

所延也與山尊及秦敦夫顧千里陳小松等相從於文酒間考證

文字金石及唱和吟詠 侯子有卒 以婦病返上元

廿年乙亥卅歲 悼亡 惜抱先生卒姚春木(椿)

方植之皆來會哭之甚哀

廿一年丙子卅一歲 館城外歐氏一生從主人又憐

愛姑息而先生乃得日夜取古人文字放聲誦之 姚春木索文

穆公奏議行狀先生覆書稱史之難為苟一失平則小人因以無

忌憚惟無伎求之心與軒軒之見乃能為之 方植之詩來感念

惜抱先生反復致望於先生之繼起先生賦詩答之

廿二年丁丑卅二歲 在上元 續娶婦

廿三年戊寅卅四歲 在揚州寓寶林庵旋移虹橋道

院 遇顧發庵談藝 王惠川卒於豫章

廿四年己卯三十四歲 在揚州

廿五年庚辰三十五歲 舉順天鄉試出戴均元門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七歲 成進士出顧晴芬門 見陳石

士先生石士謂先生之父故同年友也因視先生如猶子深友疎

客譽之不已是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曰葉筠澧陳易庭張琦

魏源黃洵 康刻古文辭類纂成先生賦詩呈陳石士先生言之

甚喜也 答陳石士禮曰今世人頗謂士大患在空疏苟反是則

天下之能事盡矣背道傷理吾小疵也此說也猶婦之康奴其夫

而自曰吾不先行又曰今人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

之訛穿鑿詆欺文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所謂小人無忌

憚苟卿所謂陋儒嵬容者也 自京赴繼城視弟旋又入京

二年壬申卅七歲 與汪平甫同寓京師 以知縣注

廣西戴均元謂顧晴芬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毋令遽出京 將

出京汪平甫乞言先生贈序有曰自先秦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

近古者不如是文卑黃帝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不如是

文僞因吾所能以求古人無循古人所能而忘吾身無達於心而

畏難於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聲無割裂首尾而資高言無改易途

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禱於人人無告人以不問而取憎無

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 出京自德州赴歷城經禹

城飲酌突泉 十月抵家

三年癸未卅八歲 正月告病繳照蓋父母年老不欲

子遠驛也 上汪尚書言州縣無能有為者以六七級上官及

六七級胥吏鉗制逆阻因欲如國初之法州縣課最入為御史又

論天下可慮者為姦民姦民不易知惟州縣知耳然權不重志不

在則亦相率而不知不問故欲消姦民必重州縣權重權莫若中

外互用 四月回寶城掃墓 時大水 殤兒

四年甲申卅九歲 在宣城時講文峯家塾

五年乙酉四十歲 在宣城 回上元 陳石士主試

江南撤棘相過撫松摩竹問屋之價擬終結鄰焉而以相攜書籍

盡貽先生先生為題授經圖而去

六年丙戌四十一歲 在上元 九月至安慶客鄧懈

筠尚書幕府尚書時巡撫吾院 管異之馬湘帆汪平甫皆在署方植之亦

時來文酒流連想見太平景象

七年丁亥四十二歲 客熊民懷六合官署

八年戊子四十三歲 在上元 母喪 陳石士自閩

試還過先生致唁賻儀頗厚先生送之至鎮江金焦之間僧帽對

着濯足江流既罷別去

席

九年己丑四十四歲 任上元受陶宮保聘主如皋講

獄湯海秋（鵬）觴之萬柳堂海秋至是與先生始識謂先生曰

十年庚寅四十五歲 主翠螺書院

爲文當學兩漢及先秦以上子才大慎毋習時人所謂八大家者

十一年辛卯四十六歲 在上元 陶宮保就升總督

先生謝曰歸方吾且未知何論唐宋湯大慚服邀先生至其家以

先生時依其幕府而葆益舟任階平王竹璵汪均之程春海等皆
在

浮邱子求正意懇懇如也
二十年庚子五十五歲 服京官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六歲 服京官 朱伯韓（琦）

十二年壬辰四十七歲 在上元、旋北上

馮魯川姚春木余小叔等相遊從 陳藝叔張端甫等從游 與

十三年癸巳四十八歲 在京與張淵甫萬荔門范今

陸立夫論壁清野事謂莫如於賊登陸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

甫王慈兩楊至堂朱小坡孫秋士交討論文字甚樂

溝人藏溝中待彼至而後接戰又多掘小坎於左右以亂之

十四年甲午四十九歲 入贊官郎中與陸萊莊徐康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七歲 服京官 汪顯仲等從游

峯何竹薊黃樹齊友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八歲 服京官

十五年乙未五十歲 服京官 馬壽齡等從游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九歲 服京官 王少鶴羅兩峯

十六年丙申五十一歲 服京官 朱蘭坡（琦）陶

冷公調等相遊從文酒吟詠反復討論古文義法終日少鶴之學

鄰泉賀耦庚鄒松友等談詩及文甚樂 鄧懈筠入覲先生及鄉

從此益邃

入官京師者與之夜論聲韻之學因記其宣南夜話圖

廿五年乙巳六十歲 服京官 湯敦甫王少鶴邵位

十七年丁酉五十二歲 服京官 王叔原程春海等

西吳子序等相討論古文義法 楊至堂以先生六十屬全抄舊

相遊聚過從

葉將刊行爲壽

十八年戊戌五十三歲 服京官 與同年爲真率會

廿六年丙午六十一歲 服京官 邵位西吳子序張

飯一盃菜四器約日毋入酒人

石舟朱伯韓趙伯厚馮魯川龍翰臣劉蕉雲皆在京時與先生過

十九年己亥五十四歲 服京官 姚石甫（榮）出

從談藝邵朱吳龍與先生尤密 先生偕諸人爲山谷生日

廿七年丁未六十二歲 服京官 朱龍劉邵皆仍在

京會滌生（國藩）孫芝房（鼎臣）亦來皆時聚論因爲歐公生日 是年先生頗起鄉思 與邵位西多倡和之作位西於時方用功於楷抱集先生相與講論尤勤 滌生既聞方植之所言而得惜抱尺牘乃一意用力古文而先生稱述師說發明馬班韓歐文章義法滌生乃得益進而窺見美富芝房蕉雲篤志宋學而先生爲發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之意 朱丹木相見別去移書請益先生曰文章之事莫大因時立言必吾言在此雖細物微事而一時朝野風氣好尙可於吾言得之

廿八年戊申六十三歲 服京官 其妻送女南歸

先生是時名聲益大海內言文章者爭歸之先生開掖講說彌勤以勸而文風大盛嘗有宦寺亦能詩頗與公卿往還叩門求見欲稱弟子先生謝之曰吾豈康對山邪 吳子序書來先生答之告讀古人書求其爲吾意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其可以爲吾益者寡矣

廿九年己酉六十四歲 服京官

三十年庚戌六十五歲 服京官 其秋辭官去 冬

出都 抵家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六十六歲 主講梅花書院 先生去揚州且二十年至是重來盡訪舊遊而昔之人無復存者淒然感奮託

之吟詠而已 孫芝房寄衣服且問古文法先生答之曰夫古文

與他體異者以首尾不可斷有二首尾則斷矣又曰成章者一氣者也又曰觀書用目一官而已必出於口成於聲暢於氣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至精御古人至精故渾合而無間然文之弊又在空疎寡情實非博學心知其意不能也

二十年壬子六十七歲 在揚州梅花書院 吳子序

來訪 書院諸生視先生甚親多約遊山水又有贈花草者 冬歸上元

三年癸丑六十八歲 在上元 粵匪陷城先生處城

中不得出爲賊所得役以担水先生勉任之而相以詩賦奇焉問之知爲貧老讀書之士乃釋之去先生潛走出城居城北凡三月又遷家至王墅

四年甲寅六十九歲 居王墅又移興化又移淮安乃

得至清江浦依南河總督楊至堂（以增）楊固先生同年館先生於署之清宴園朝夕與楊論藝蓋流離賊中至是始定方先生之在王墅興化淮安也日猶手一卷吟哦不已盜賊烽火之中自若也

五年乙卯七十歲 居清江浦清宴園、楊至堂以先

生年七十乃開離先生集先生在亂離奔走中獨攜其稿自隨故皆全卽至清江浦無事頗自刪益而楊校刻之冬楊至堂卒

六年丙寅七十一歲 居清江浦 自楊至堂卒先生

其文句亦與楊氏刊本有殊朱伯韓跋楊氏本謂先生時時改

益若無所歸然楊之二子視先生禮甚至先生既成楊家傳始自

易故此本之文較前乃精嚴特甚蓋楊本勝唐本矣惟楊本於駢

概年衰力竭恐將死矣 二月先生卒 三月集刊成

文未注年代集補位置亦失宜方植之一文係評語楊誤以為駢

穆宗同治三年甲子 先生文集補及駢文刊成合丙寅刊成者

而中亦有誤字須正蓋楊公將死已非曩時校書之精力而續其

共爲柏棧山房集卅一卷 按先生集唐氏涵通樓刊本在乙己

功者又出子姓之手故不能無失苟有篤古學文者舉而重刊此

丙午之間其後作者不具（今世傳石印本及王氏續古文辭纂

不宜仍之者也

皆依唐氏本然石印本不知又何以又有後來文爲唐本未具者

光燾脞錄（續）

黃光燾

曾惠敏（紀澤）以名父之子，持節遠涉東西洋諸大邦，折衝壇坫，卓著聲譽，我國近百年外交史上一傑出材也，羅劬庵挽公聯曰，博望侯槎泛斗牛，俄倫敦遠島，巴勒巖城，仗節尚能持國體，富鄭公聲驚甲馬，正北狄寒盟，西陲伏莽，臨軒應復歎才難，楊誠之挽曰，爲張博望易，爲富鄭公難，力折強鄰，拓地遠隴分水嶺，通方言以文，治舟師以武，時方多事，問天胡奪濟川才，二聯詞意略同，各擅其妙。

紀文達（昉）挽福康安聯曰，汾陽王名位相同，功業常新，萬里有將軍壁壘，忠武侯經綸未盡，英靈如在，百蠻拜丞相祠堂，氣雄筆健，爲世傳誦，後袁項城（世凱）有天津李文忠公（鴻章）祠聯曰，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詡臨淮壁壘，世變一般，斯人不作，千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玩其道詞運典，殆卽以文達挽聯爲藍本，不然，汾陽諸葛，壁壘祠堂，何如是之巧合哉，但非袁氏所自爲，而爲幕客阮某之手筆也。

國恥地理之一斑

黃光燾

國恥之名，古有之也，國恥地理之名，則未之前聞也，夫國於世界，必有與立，苟內能安而外能攘，復何恥之有哉，若地理而以國恥冠之，則其地之非我國有也明矣，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恥爲四維之一，或張或弛，足以影響一國之存亡，其所繫顧不大哉，今國有恥而不能雪，固國民之羞也，土地喪失而不能收復，尤國家之憂也，近世之政治學者，推論國家之性質，而確定其要素有四，「集有爲公共目的而活動之一羣人民，佔定地球上一定之土地，有表示與執行公共意志之機關、僅受一最高統治權之支配。」觀夫此則知土地與國家有不可分性，無土地則無所謂國家，此無可否認者也，再就吾國文字構造之義觀之，許氏說文解字國下訓曰，「邦也，从口，从或，」又或下訓曰，「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按段氏注云，「或國爲古今字，」是國卽或也，然則或之从戈守一者，卽有維護領土主權之意，易之所謂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益可瞭然國家領土之重

要性矣，古今中外，此理皆同，豈有一國之土地日漸淪亡而能立國於世界者乎，夫我國版圖至遼廓也，當清康乾之盛，中亞細亞，東亞細亞兩部，固屬完全領有，卽西亞細亞，南亞細亞大部份，亦皆藩邦羅列，領海所及，更駸駸乎東臨太平洋，西瞰印度洋矣，曾幾何時，徒以清廷內政外交之顛預，自撤藩籬，引狼入室，前所謂四塞之國，天府之邦，早已不能自立，於是將先人所艱難開拓之疆土，拱手讓人，自貽伊戚，今日而觀一統志聖武記諸書，覽其山川，按其形勢，然後知錦繡輿圖，半屬名存實亡之紀錄，是非國恥而何，然自九一八事變以還，敵人之侵我也日益亟，於是舉國上下，皆以復興民族，收復失地，爲當前之急務，而各出全力以赴之，蓋國恥既愈深，國土復益削，此真危急存亡之秋也，吾恐國人知收復東四省者多，不知四省而外之還有失地不少，故特舉其要者以爲國人之備忘錄，想亦爲愛國者所樂聞歟，夫國恥地理云者，卽指吾國固有之領土，不幸而喪失其主權，淪於帝國主義者之手

，一時不能恢復，爲國家絕大之恥者也，若夫藩屬之喪失，可指數者，緬甸，不丹，哲孟雄，乾竺特，之歸於英，布魯特，哈薩克，浩罕，布哈爾，之隸於俄，越南之亡於法，朝鮮，琉球之併於日，皆是也，復有因帝國主義者之挑撥離間或強佔把持，成爲國際間交涉之爭點者，則有俄之把持外蒙，侵略新疆，英之挑撥西藏，強佔滇邊，法之奪取海濱島，築路鎮南關，日之進兵東四省，皆是也，凡此種種，夫人而知之矣，故不具論，舉其今人之鮮能舉其名者，於以見我國失地之多，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意在喚起國人注意國家領土之主權，不可以其爲荒陬邊徼而忽略之也，當昔全盛之時，國人枉知措意邊疆地理，遂有因締約而喪失者，有因遺忘而喪失者，有因租借而喪失者，此非國家之恥乎，茲請條舉於次，我國與俄接壤，長萬餘里，清康熙二十八年，（西歷一六八九年，）九月初五日，清內大臣索額圖，與俄使費耀多羅，訂約於尼布楚城，是役也，俄懾我兵威，於我所提條件，完全承認，所謂最光榮之條約也，然其喪失黑龍江上流和色楞格河東岸及烏第河流域之地，竟至七十餘萬方里，實逾本部一省之大，按外興安嶺以北之地，即該約中所謂「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保留，俟各還國查明，

或遣使，或行文，再行議定」者也，夫烏第河即今圖烏得河，源出東經十四度與北緯五十四度交點，即外興安嶺之朱格朱爾嶺北麓東北流入鄂霍次克海之烏得海灣，中國對此流域，自後未嘗過問，一任俄人佔爲己有，又有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查尼布楚考云，「尼布楚舊爲中國屬部，布拉特，烏梁海，茂明安諸部落游牧採捕之地，」且康熙二十七年大臣索額圖奏云，「查俄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游牧之所，雅克薩係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非羅刹所有，亦非兩國隙地也，况黑龍江最爲扼要，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上，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瀚江，（即牡丹江）及烏拉，甯古塔，錫泊，科爾沁，索倫，達呼爾，各地，若向黑龍江口，可達於海，又恆滾（即阿穆混河）車滿等江，及淨溪里江（即精奇里江）口，均合流於黑龍江，環江左右，均屬我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臣以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俄羅斯，」據此，則凡額爾古納河以西之黑龍江流域，皆爲我國領土，而尼布楚約，竟割卻爾古納河爲界，而黑龍江上流之廣大區域，遂拱手送與俄人矣，此其一，又清雍

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九月初七日，清理藩部尚書圖禮善，與俄使伊立禮，會訂恰克圖界約，劃定外蒙古與西北利亞中俄疆界，以恰克圖爲中心，東至額爾古納河，西迄沙濱達巴哈嶺，共建界牌八十七所，自劃定後，雖無變更，然當劃定之初，實亦失地不少，蓋色楞格河爲外蒙巨川，杭愛山迤北諸水，畢匯此河，北注貝加爾湖，自現有國境至入貝加爾湖處，尙有三百餘里，爲蒙族布里雅特棲息之所，足徵此地曩實我有，更審其山脈，西自克斯尼克第十四界牌之北，向東分一支脈，直走貝加爾湖南岸，此脈以北之水，皆入義爾古德河，以南之水，盡匯爲真達河，以東之水，則注色楞格河，東自赤塔之北，向西分一支脈，直走貝加爾東岸，此脈以北之水，屬勒納河流域，其南若烏達河，昔洛克河，固又西注色楞格河者也，東西兩脈合抱，遂成色楞格河全域，則此地之應屬我有，毫無疑義，當圖禮善深策陵輩，與俄使依立禮劃界之時，恐因蒙無文字圖籍足徵老界所在，遂以一時游牧界限，繙結此約，致使無形喪失此廣大地域也，今其地屬俄後貝加爾省，面積約三十餘萬方里，此其二，自清乾隆蕩平準部，兵威大振，西則四衛拉特，（和碩特駐烏齊木齊，準噶爾駐伊犁，杜爾伯特駐額爾齊斯河，土爾扈特駐雅爾，）悉隸版圖，

築城列戍，東則烏梁海二十五佐領，其西北十佐領，跨阿爾泰河游牧，科布多之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二旗，則棲息阿爾泰泊四週，壤地極廣遠，逮清咸豐十年，（一八六零年，）俄乘我國內亂，迫我與訂自沙濱達巴哈起。直至齋桑淖爾川常駐卡倫爲界之約，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清派勘辦西北界大臣明誼本此約旨，與俄使雜哈勞，締結塔城條約，而阿爾泰河，（卽今賽留格木嶺之西，向西北流之畢雅河，）阿爾泰泊，迤北千餘里地，與科布多，烏料克卡倫以西之喀屯河源，布克圖爾馬河源，以及齋桑淖爾迤西愛古斯各哈薩克牧地，亦千餘里，自是全隸俄國，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中俄會建塔城界牌，俄人又將察罕鄂博界牌，移建於我國境內一百餘里，斷我塔城與阿爾泰之交通孔道，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我駐英公使曾紀澤與俄外部大臣改訂中俄條約，俄人又謂同治三年所訂齋桑淖爾迤東之界未妥，須再勘定，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中俄改劃界線，而齋桑淖爾全湖，與阿克哈巴河右岸，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俄人佔去，總計先後喪失面積，共一百三十九萬七千方里，今分屬俄國托穆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兩省，此其三，自鴉片戰後，我開五口通商，俄之恰克圖商業，頓受影響，俄皇尼

古拉一世，遂任穆刺福岳夫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畀以經略東方之任，穆遂率大軍，密集黑龍江岸，在黑龍江中，自由通航；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清廷任奕山爲全權大臣，與之訂璦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之地予之，計喪失面積一百四十餘萬方里，惟精奇里江以南，即今江東六十四屯之域，約中仍明定爲我有，且於光緒六年，九年，兩次會立界堆，并以平原界堆，容易遷移，於十三年後重勘界址，掘壕爲限，及義和團之役，中俄構兵於黑龍江畔，俄乃盡驅各屯居民於一大屋中，焚而斃之，逸水逃歸江右者，僅百餘人，迨辛丑和約成立，俄撤滿洲之兵，猶明載交還東三省全域，則此江東六十四屯，固猶我之領土也，無如俄人始則延不撤兵，繼則移民屯墾，終則背約據爲己有，自是黑龍江左岸，遂無復我國政府命令所及之地矣，此其四，又有庫頁島者，在黑龍江口外，面積三十萬方里，日本稱爲樺太島，俄人稱爲薩哈連島，據大清一統志會典圖說諸書所載，清未入關以前，即已取得其地，（事在明萬曆四十四年，）收入版圖，至明末清初，俄人次第東侵，於清乾隆初年，遂獲此島北部，輸送囚徒於其間，使開漁業礦業，逮至乾隆五十四年以後，更於島之南岸母子泊，置政府，設監獄，立教堂，駐紮防軍，大移住

民，當俄經營該島之時，日本松前藩士新井隆助，亦巡行至其南部，在西拉奴地方，建商埠，開漁場，其後向北發展，遂與俄人發生爭端，屢議劃界而未果，明治維新以後，日政府遂於是島置開拓使，實行統治，泊清光緒八年，（一八七五年，）日俄協約，俄以千島與日交換庫頁島南部，全島遂歸俄所獨有，迄日俄戰後，俄復割讓是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與日，是島遂分屬日俄兩國，但我國政府，始終不知其屬我有，未嘗過問者也，此其五，我國和俄國有成約之界線，止於烏孜別里，從烏孜別里以南，即是帕米爾，地形好像桃子，縱約三百公里，橫約四百六十餘公里，四週多大山脈，全境分八帕，都以山嶺爲界，界與俄阿及英屬印度相交通，產業雖然不興，形勢却極其險要，蓋我國無帕米爾，是無疏勒，無疏勒，是無新疆，牽一髮而全身動，足見其地，關係邊防甚大，且屬我有爲無疑，自清楊芳將軍，（道光時，）劉錦棠中丞（光緒時），兵力深入帕境，并展設七卡，駐兵戍守，陶模復派馬隊，巡歷帕境，駐兵蘇滿，（光緒十八年，）已確屬我國領土，初由沙克都林扎布，劃失自瑪里他巴至烏仔別里直線以西，約計二萬方里，（光緒十年）繼由清廷檄撤蘇滿各卡防軍，任英俄互爭其地，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

，英俄遂於英京倫敦，議定私分帕米爾之約，清廷雖令駐英使薛福成，駐俄使許景澄，分向兩國力爭，卒無效果，今惟塔克敦巴什一帕，尚存蒲犁境內，其餘小帕米爾，大帕米爾，防爾楚帕米爾，薩雷茲帕米爾，朗庫里帕米爾，和什庫朱克帕米爾，瓦罕帕米爾七帕，皆爲英俄所屬，總計喪失二十五萬方里，此其六，又有西藏之拉達克地者，卽清會典之圖伯特，而英人改爲今名者也，胡氏一統圖之退拜特，在新疆卡拉胡魯木達板以南，及今新疆人所稱之條拜提，其人北出卡拉胡魯木達板與昌器利滿達板兩途，與南疆人民通商，往來不絕，當西藏第五代達賴喇嘛盛時，完全收入西藏版圖，泊印度之西克敦教徒，伸威於北印度，由克什米爾東向而襲西藏，掠拉達克，嗣後互相攻擊，至清光緒十四年，兩國邊民，大生齟齬，而英方與我國議界，清廷以其荒壤遐陬，舉其地贈與英國，時光緒十六年也，（一八九零年）計喪地一十二萬方里，今爲英屬北印度之一州，此其七，清自平滇以後，孟拱孟養孟密諸土司，先後內屬騰越，疆界所至，實跨大金沙江內外，乾隆三十四年傳恆征緬，結果：以大金沙江以外諸地，劃賜緬甸，泊光緒十二年，英人併我緬甸，其外部告我駐英公使曾紀澤，猶認自雲南界外起以潞江爲中緬之界，惜我政

府顛預，未能卽與劃界，至光緒二十年，締中英滇緬界約，潞江下游以東，及大金沙江上游以東之地，遂非我有，并約明不得以江洪割讓他國，然科干山及大金沙江上源一帶，野人山地，固猶屬我有也，及中法滇緬越界約成，我割江洪之孟阿，烏得，與法，英遂藉口有違明文割讓，今英既東窺片馬，則此地早非我有矣，總計滇邊各地，喪失於英法者，約九十餘萬方里，略等雲南一省，此其八，又有廣東沿岸之澳門，香港，九龍司三地，其喪失之經過，亦有足紀者，澳門卽明史所稱爲濠鏡，當明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之印度總督，遣使來粵，求通商，粵吏優遇有加，其後葡商爭來，至嘉靖十四年，遂開澳門爲葡商商埠，年科地租二萬金，至萬曆二年，允許葡商要求，成爲年租五百兩，當清雍正八年，始定澳門租界，週圍一千三百八十餘丈，光緒十三年，清廷因辦理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必須英葡合辦，方足以杜港澳之偷漏，惟中葡尙未締約，遂以是年十月，與葡訂立條約，承認葡國永遠管理澳門，而澳門遂失矣，若香港原屬粵保安縣之一荒島，及鴉片之戰，清與英人議和，締結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於英，而香港亡矣，又九龍司者，位於香港對門，高山層峙，極佔形勢，清咸豐十年九月，中英北京和約成立，遂割讓其地，而九

龍半島去矣，此其九，又台灣亘東南海中，與福建祇隔一台灣海峽，峽中有澎湖三十六島，地近熱帶，土脈膏腴，有蔗糖樟腦等名產，及黃金礦，真富庶之區也，明季爲荷蘭人所據，清初明遺臣鄭成功，逐荷人佔有其地，招民墾土，其利大興，逮康熙二十一年，翦滅鄭氏，遂內屬於福建省，後改設一行省，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移省會於台中，并開沿海各州縣，規模大備，至光緒二十一年，以甲午戰敗與日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及澎湖列島割與之，失地計面積十三萬方里，此其十，凡所稱引，悉依實錄，坊間亦偶有其書，雖詳略不同，區分各異，然皆可考而知也，夫以我國之大，亡地之多，幾至難更僕數，雖曰荒寒之地，得之如獲石田，若黑龍江上游，色楞格河以北，江東六十四屯諸地，然其關係邊防，可爲遼，吉，黑，外蒙古與俄國之緩衝地，故自諸地相繼淪亡，而外蒙古與我攜離，東北寢以多事矣，至於阿爾泰泊及帕米爾，實我西北之

屏障，可以杜英俄之侵略者也，惜乎當時棄如敝屣，遂成英俄逐鹿之場，益得奮其野心以吞食上國，而和闕疏勒，不能高枕而臥矣，復有所謂西藏問題，江心坡問題，推其發生之原因，皆因門戶洞開，啓敵人之覬覦，然則當日滇邊藏邊之失地雖小，而其影響者大矣，若夫台灣澎湖列島，亡於日本，則福建有唇亡齒寒之憂，香港，澳門，九龍，割於英葡，則廣東有開門引盜之懼，可知國家之領土，猶之人身之肌膚，割取雖小，創痛已深，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護其身體也，一國之民，無不知維護其土地也，今我國蒙恥既多，失地不少，敵人猶欲席捲華北，并吞東南，吾人處此存亡絕續之交，惟有集中意志，整齊步伐，準備頭顱熱血，以與強敵相週旋，洗河山之奇恥，揚大漢之天聲，恢復前代固有之版圖，而開億萬世之治平事業，是則作者之所爲馨香禱祝者也。

本校教授錢仲聯先生著

夢苕盦詩存 一冊實價大洋兩角

本校圖書館經售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陳光漢

例言

- 一、黃山谷詩分內集外集別集三種，內集詩二十卷，宋任淵注，一稱正集，其又稱前集者，蓋編次成書在外集之前耳！內集之詩，起于元豐元年，山谷時年三十四，訖於崇寧四年，其八月，山谷卒於宜州也。今作任注補，悉依其卷數及篇目之先後，便於檢閱。
- 一、任注山谷詩，流傳已久，藝林共寶，於考核出處時事，固非數百年後以意編年者所能爲，蓋任淵生際南北宋，去元祐未遠，佚文遺蹟猶存，然其注尚不免有疏漏處，今就管見所及，述之於後，挈綱釋義，庶明詩旨，非敢妄冀奪席，聊以補苴罅漏云爾。
- 一、山谷之詩，古今共賞，學者論議尤多，褒貶之說，各具所見，今就耳目所及，錄於諸詩之下，俾資參閱，以求廣益，凡有徵引，必標明姓氏或書名，不敢沒善。
- 一、愚陋之質，見聞實淺，自知所補，尙多悖謬，名曰初稿，示未定也！海內博雅君子，尙望箴其瑕疵，補其遺漏，當虛心受教，以待重鐫。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中秋後一日於無錫國專

卷第一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 按文集上蘇子瞻書有云：「又作古風

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

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念，宜

如何哉！」又按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十二月，東坡至

湖州，爲孫莘老作墨妙亭記，莘老出視黃山谷詩文，且

言此人知之者少，可爲稱揚，東坡曰：此人如精金美玉

，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

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熙

甯十年丁巳正月，東坡赴濟南，李公擇出其甥山谷詩文求正，東坡以爲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

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

浪自棄與世疏闊者，亦莫得而友也。蓋蘇黃二人文字之

知自此始。及元豐元年戊午四月，山谷自京上書東坡，

兼以古風爲贄，東坡次韻和之，有句云：「願我如桃李

，全生依路旁，紛紛不足道，悄悄徒自傷。」又云：「不

知市中人，自有安期生」，蓋指山谷也。二人文字之交

始於此。其後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東坡入侍延和殿，山

谷在祕書省，始拜之都下，其題跋中有「元祐中，乃拜

子瞻都下，實聞所未聞」云云，是年八月，東坡與王定

國子由同觀山谷詩，有書後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運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

世。」

次韻王稚川客舍二首，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杜老七絕

，欲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

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宋葛立方韻

語陽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

嘗閱貴人歌舞，有詩曰：畫堂玉佩繁雲響，不及桃源款

乃歌，山谷和的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夏

鵲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

贛上食蓮有感

吾家雙井塘 按雙井在今江西義甯縣西三十一里，山

谷家於此。宋葛立方韻語陽秋：「谷至孝，奉母安康

君，至爲親濼，澆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

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

承白髮親。」至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

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

演雅 按題意爲推廣蟲魚之常理也。

穉蜂趨衙供蜜課 會國藩曰：「今猶以賦稅爲國課，此

謂蜂以釀蜜爲課也。」

贈鄭交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拗體律詩，亦有古近之別

，如杜老玉山草堂一派，黃山谷純用此體，竟是古體音

節，但式樣仍是律耳。」方東樹曰：「起二句賓主陪

一起而雄整琢鍊，三句抗墜折出主，四句入主正位，五六

二句正寫，七八又繞賓，凡四層，妙。」

送王郎 按起四句句法仿鮑明遠擬行路難。「奉君金巵之

美酒，瑤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葡萄之

錦衾。」此詩上段十句寫送王郎，中段八句勉之也，

末段四句慰之也。炊沙作糜終不飽 顧況詩：君不見

担雪塞井徒費力，炊沙作飯豈堪喫。

卷第二

寄裴仲謀

夫子且歸沐 指裴也。

起居太夫人 近人黃公渚選注云：「太夫人，山谷自謂

其母，囑仲謀使人爲之問安也。」

寄黃幾復 方東樹曰：「一起浩然一氣湧出，五六一頓，

山谷兀傲縱橫，一氣湧現，然專學之，恐流入空滑，須慎之。」

謝送碾賜整源揀茶 按上半言整源揀茶之可貴，下半謝送也。

神宗皇帝挽詞 按宋史：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神宗不豫，

三月五日，神宗崩於福甯殿，壽三十八。

憂勤減夢齡 謂以憂勤而促其年壽也。

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小團龍半挺，皆建州茶名。

此物已是元豐春先皇聖功調玉燭 按元豐末神宗年號，

先皇指神宗。

煎成車聲繞羊腸 近人黃注：「形容水沸聲，如車輪行於羊腸曲徑。」

雞蘇胡麻二句 借喻不解品茶者。

肥如飽壺二句 按此二句所以爲戲也。

次韻定國聞子由臥病績溪 按子由以元豐八年至績溪縣任，此山谷聞其病而和定國之詩也。

起八句言績溪瘴癘之行，土風不美。次六句子由居此而病也，次六句子由能養生觀妙，喻其節操也，末八句言病愈而望其大用也。

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 按子由以元祐元年始由右諫司回京，此詩和子由之詩而寄王定國也。起四句

言子由病起也。次四句謂子由之才，終當大用。次四句途中阻風也。次六句子由初爲諫官，當知民社之計，

究難以口舌爭也。次十句言須包新舊之人材，濟寬猛之政治，則呂張雖已前死，亦可伸憤於泉下。次十句山谷

自謂身遭太平，分守閑冷，但想念子由，未知何時共得煮茗燒燈，相留夜語耳。次四句子瞻在朝爲禮部郎中

也。次八句喜二公均得還朝也。末段寄懷定國。

太任決齋宮 按宋史：神宗崩，太子煦卽位，太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 按野夫卽李莘，公擇兄，山谷舅也。第一首，方回曰：三四言土俗未見其奇，却是五

六有斡旋，尾句稍健，彼學晚唐者，有前聯工夫，無後四句力量。馮默庵曰：不出舅氏，便不是，一起落韓

詩於手中，擺脫不得。又曰：若琴高可作鯉魚用，則蘇

武可作羊，許由可替牛，右軍可替鵝，孟浩然可替驢也

，山谷再生，我亦面諛。又曰：五六只可作起句。鈍吟

曰：琴高爲鯉，猶呼杜康爲酒也，然終不妥。紀昀曰：

馮氏駁此二詩甚穩，惟謂共理二句只可作起句，則是以

才調集法律一切，不知盛唐人別有法在。又曰：割雞手

三字誤用。查慎行曰：五六似杜。

第二首，方回曰：此詩中四句佳，言風土之美，而明簇

豐臥，詩眼也。后山謂句中有眼，黃別駕是也。尾句尤

有味，年豐矣，訟少矣，彼謝公歌舞之地，以親筆墨爲

事可乎！

送范德儒知慶州 按德儒卽范純粹，范文正公之季子。續

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一月，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

純仁也。」此詩上六句先言范文正之才略，次六句繼言

范忠宣之治邊。末六句言德儒出知慶州，所以上承父兄

大業，下成智勇之功也。方東樹曰：「自是老筆，而

乏妙處，收四句正入闊遠，節盡。」

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鄭彥能 按起六句言王晉卿送酒，

次六句戲贈鄭彥能也。

應憐坐客二句 謂王憐山谷坐則無氈，出則被謗也。

送鄭彥能宜德知福昌縣 按起四句言彥能往時政績，中四

句彥能知福昌也，末六句言彥能專以德化爲理，如魯恭

卓茂也。

唯聞不犯鄭冠氏 曾國藩曰：冠氏縣屬大名府，鄭由冠

氏遷福昌，故稱之曰鄭冠氏，猶稱王元之曰王黃州，稱

范德儒曰慶州，稱孫賁曰孫陽翟耳。

眼中虛席十四五 李商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

次韻子瞻贈王定國 按續通鑑長編註載劉摯云：鞏奇俊，

有文詞，然不就規檢，喜立事功，往往犯分，躁於進取

，坐事竄南荒三年，安患難，一不戚於懷，歸來顏色和

豫，氣益剛實，此其過人遠甚，不得謂無入於道也。元

祐初，司馬光甚悅之，以爲宗正寺丞。按東坡有次韻

和王鞏，正此時也。山谷時在館中，遂和此詩。

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 按起四句記其時，次四句言劉

將赴閩也，次四句言閩之風土甚惡，次四句言劉須求民

疾苦也，結四句望劉訪英豪之士也。

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方回曰：此詩所以妙者，平生身

後，幾兩履，五車書；自是四箇出處，於猩猩毛筆何干涉？乃善能融化，幹排至此，末句用拔毛事，後之學詩者，不知此機訣，不能入三昧也。山谷更有兩絕句，亦可喜。紀昀曰，先從猩猩引入，然後轉入筆字，題徑甚窄，不得不如此展步。又曰，點化甚妙，筆有化工，可爲詠物用事之法。三四可增人智慧，五句却太寬，結微近纖，然小題不甚避此，此說精妙。

卷第四

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以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

按山谷之于荆公，頗不同于流俗之見，觀其次韻王荆公題西太一宮壁曰，「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謂在熙甯元豐之際，則荆公爲是，元祐之時，則荆公爲非矣，人間愛憎，未易論也。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中如「草玄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其推重如此。此篇第二首句云，「濫觴雖有罪，未派瀾九縣，」謂熙甯輕學穿鑿之弊也，非荆公之罪，未流之失，諸儒穿鑿之過也。第七首句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其推重之又如此。特識之處，在當時實爲持平之論。按宋史王安石本傳引朱熹之言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

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翫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甯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其言可與山谷相發明。

和邢惇天秋懷十首 按韓昌黎有秋懷詩。此詩山谷蓋亦力追昌黎而作也。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按此詩專效杜陵，得其神似，不可以貌求，一結筆力萬鈞，猶非餘子可及，讀者善意領會，庶可得也。方東樹曰：「起八句皆正敍夾寫，胸中以下，始換議，瀟灑二句，跌入收妙。」

贈送張叔和 按山谷與叔和爲郎舅之親，故其言之切如此。百戰百勝四句卽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旨也。無可簡擇二句參禪理，必如此而後可謂之詩有禪意，與後人之搬運佛經字句以入詩者不可同日語也。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方回曰：予竊謂一寸功名心已灰，此句有病，以元祐之時勸其退，豈子敦有不滿乎？行臺無妾護衣篝，此亦小事，近乎不莊。大抵山谷詩律高，而用意亦多出於戲，如折衝樽俎不臨邊，意好，却犯子

敦名。兩河民病要分憂，一馬人間費十牛，始是惻怛愛民之意。紀昀曰，三詩語微傷直，而風旨要為可取。

行臺無妾護衣篝 紀昀曰，此言其之官清況，不攜家累耳，與浪仙三年馬不肥句同意，虛谷未之詳也。

一馬人間費十牛。按蔡卞謂山谷譏熙豐政事，細按之，恐未必然，當依任注為是。而虛谷譏任注多鹵莽者，亦未可信也。

卷第五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 按首四句先敘元次山居樊上作窪樽也，平生四海以下十二句即東坡詩敘中所謂「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也，鄧公勒銘四句，敘東坡摩挲鄧公之銘也，謫去長沙四句，即東坡詩敘中所謂「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也。

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次韻道之 按東坡送楊孟容詩有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指山谷也，故和其韻 按邵博聞見後錄云：「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敬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敘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直魯本意。」據此則山

谷之於東坡，尊之至矣，而東坡之於山谷，亦極推重，元祐二年十一月，東坡為侍從時，舉山谷自代，其詞有「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璋之文，妙絕當世」之語，又東坡為詩屢效其體，後世知東坡有「魯直詩文如螭蚌江瑤柱，格韻高絕，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云云，遂執之以黜山谷詩，不知東坡為此言，固未嘗以輕山谷也，觀其答山谷書可知矣。趙翼甌北詩話，「北宋詩推蘇黃，兩家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拘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遊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摺摭痕跡，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才凡料為主，甯不工而不肯不典，甯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持論尙屬平允。自來論山谷者夥矣！如許彥周詩話以東坡為丈夫，山谷為女子。魏泰臨漢詩話謂「山谷句雖奇而氣乏渾厚，」李西涯懷麓堂詩話謂「山谷詩熊蹯雞跖筋，骨有餘，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饌天下，」王若虛滹南詩話謂「山谷之詩，有奇

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腑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而呂居仁爲之作江西宗派圖列山谷以下，凡二十六人，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小序，謂山谷「爲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同，作爲古律，自成一派，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不易之論也。」方虛谷選瀛奎律髓，倡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也。凡此之類，皆好惡趨乎極端，未足爲憑。山谷固自有千古在，予嘗謂須貫穿今古，方可作詩，然亦須胸羅萬卷，方許讀山谷之詩，知者知之，俗人未易言也。

柳閱展如蘇子瞻甥也其才德甚美有意於學故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字作詩贈之 葛立方韻語陽秋曰，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不」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未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按第一首指柳仲遠。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第二首期以立志聖賢。第三首參以禪意，第四首示以玄理，第五首勉以立身之道，第六首告以儒家之學，第七首戒以大器晚成之意，第八首教其躬行實踐也。按朱子稱山谷「孝友行，瑰瑋文，篤謹人也。」又按宋元學案著山谷於范呂諸儒學案中，蓋考其學行，實本之於李公擇云，由此知山谷學問淵源，不可徒以詩人目之也，讀此詩者，益可見矣。

蠟梅

天工戲翦百花房 按東坡有蠟梅一首贈趙景貺句云：「天工點酥作梅花。」又云：「天工變化誰得知。」

卷第六

詠雪奉呈廣平公 呂本中紫微詩話，「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道，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正是佳處。」方回曰，「夜聽曉看一聯，徐師川有異論，東坡家子弟亦疑之，以問東坡，謂黃詩好在何處？坡却獨稱許之，以余味之，亦無不可，元祐詩人，詩既不爲楊劉峴體，亦不爲九僧晚唐體，又不爲白樂天體，各以才力雄於詩，山谷之奇，有峴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其巧者如作謎，然此一聯，亦雪謎也，學者未可

遠非之，下一聯婆娑舞頃刻花則妙矣。」紀昀曰，「三四偶見亦有致，但不可標作句法耳。」趙翼曰，「此雖東坡鑿實，終不免村氣。」

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憶館中故事 按東坡詩敘云：「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中年嗟遠屏 按卽坡詩「十年因奔走，櫛沐飽風雨」之意。然山谷兼指東坡子由兄弟也。

風撼鵲鶴枝，波寒鴻雁影 按亦兼指蘇孔二氏兄弟而言

。鵲鶴枝，蓋謂鵲鶴所棲之枝也。此詩上段十二句，謂蘇孔等坐貶而復還朝也。下段十二句卽憶館中故事也，結四句山谷和詩本意。

雙井茶送子瞻 茶事雜錄，雙井在甯川西三十里，黃山谷所居也，其南谿心有二井，土人汲以造茶，爲草茶第一。按東坡和此詩自注云，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又按清波雜誌，雙井因山谷乃重。方東樹曰，空中縱起，我家二句入敍，爲君二句遠勢，凡三層。

獨載扁舟向五湖 按東坡和詩云，「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蓋古以太湖爲五湖也。

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 葛立方韻語陽秋：漣水軍有真君

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石欄，又作長短句，所謂

勸客塵埃何處洗，真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藍家井亦

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

，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

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

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廉定

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於大明

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爭名餞中沃焚如 會國藩曰：謂衆人爭名於烈餞之中，

東坡則以水沃其焚如之餞也。

戲呈孔毅父 許韻彥周詩話：凡作詩若正爾填寫，謂之點

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能如猩猩毛筆詩曰，平生幾輛

屐，身後五車書，又如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

書，精妙細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方東樹曰：起雄整，接跌宕，俱入妙，收遠韻，凡四

層。

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

晴江急雨看跳珠 按此借喻烹惠山之泉也。方東樹曰

：起三句敍，四句空寫，五六句議，二語抵一大段，七

八句另一意，又抵一大段。又曰：敍寫議，雖短章而完足轉折，抵一大篇，凡四層，章法好，短章之式。

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

忽有歸鴻拂建章 曾國藩曰：歸鴻用雁寄書事。

珍重多情惟石友 琢磨佳句問潛郎 曾國藩曰：石友指劉

，潛郎山谷自謂。

見諸人唱和酸醲詩輒次韻戲詠 方回曰：名字風流一聯，

盡酸醲之妙，此本唐時酒名，世以花似酒之色故得名，

而亦爲枕囊幃者也。山谷學老杜爲詩，直知多不厭，何

忍摘令稀，此句殆謂賢者在朝，愈多愈美，而忍於驅逐

，使之漸少乎！蓋元祐二年四月詩，必有所指，末句引

金沙而鄙其效顰，則嫉惡之意尤甚，卽老杜孤雁末句乃

云野鴉無意緒一格也。紀昀曰：玉氣二句俗格。

次韻秦觀過陳無已書院觀鄙句之作

試問求志君文章自有體 按此卽山谷答王子飛論后山「

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之謂

也。

晁張和答秦觀五言子亦次韻

山林與心遠日月使髮換 按此言欲入山林，奈事與心遠

，徒使日月馳驅，催人髮白耳。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儒衣相詬病文字奉娛玩 按此二句山谷平生懷抱，可以想見，謂儒術既不能經世，惟有以文字玩娛而已，蓋自六籍經秦之後，學者徒知盜竊詩書，鮮知學問之本者矣，故勉秦以銳本學也。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曾國藩曰：元祐元年十二

月試太學錄，張耒試太學正晁補之並爲祕書省正字，所

謂道山延閣，所謂此地，並指禁省館閣言之也。方

東樹曰：此又平敍而起，溜亮俊逸，後二段章法畢竟拙

笨。

次文潛韻同遊王舍人園

九衢流車馬 鮑明遠詩：九衢平若水。

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二首

顧公甚魁偉 按東坡送顧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

子敦，軀胆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蓋子

敦狀貌甚魁梧奇偉也。

成功渠有命得人斯可喜 按言成功與否，則屬之於命，

而朝廷用子敦，可謂得人矣。似聞阻飢餘以下，蓋山

谷勉以知民疾苦，施行善治也。

汲黯不居中似非朝廷美 按東坡集乞留顧臨給事中狀略

云：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柢，慷慨中立

四七

，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彈，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云云，卒不報。

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 按東坡集行願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敕略云，「敕具官願臨，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厚，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邊備，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方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一道。」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 方回曰：文字韻難押，想費思索得之。 紀昀曰：爲韻所牽，不見滂翁力量。又曰：三雨二字生，句凌雲三字湊。文字韻究竟牽強。

卷第七

送李德素歸舒城

長廊六月冷，按卽杜詩坡塘五月秋意。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 按宋史李公麟好古博學，長於詩，致仕歸，肆意於龍眠山巖

壑間，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東坡集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施注云：李伯時名公麟，舒城人，舉進士，畫特精絕，意造天成，顧陸張吳，殆不能過。

士或不價五羖皮 曾國藩曰：言五羖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並此不須價者。方東樹曰：起四句敍畢，絕塵句正面議，緬懷句入，千金二句刪，收舉百鈞，持重固而存之，不喘不汗，此使才驕氣浮者不解，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凡馬空多肉。吳闈生曰：當於意態兀傲處求之耳。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

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 曾國藩曰：翰林謂東坡也，坡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憑也。方東樹曰：敍題章法老，李侯二句逆入題，一日二句稜，曹霸二句議，論幹四句反復有筆勢，翰林論詩，言蘇公亦同李論。又曰：初學須解此種，乃不妄下筆，入滑俗僧父派，沈著曲折，所謂氣深穩，語意重。

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 按坡詩云，幹惟畫肉不畫骨，而况失實空留皮。故山谷云爾。

再次韻四首

平生補袞用功深 按詩，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

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方東樹曰：黃州四句敘畢，郭熙四句正面。江村句寫，歸雁句頓住，坐思二句入已，緯也，乃空中樓閣，妙，熙今二句馳取下二句，畫取二句

點出宗旨，但熙二句餘情遠韻，力透紙背。又曰，曲折馳驟，有江海之觀，神龍萬里之勢。

玉堂臥對郭熙畫二句 按坡詩云，玉堂畫掩春日閒，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

題晁以道雪雁圖 莫道澄江靜如練 按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句云，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次韻子瞻題無咎得與可竹二首 粥字韻戲嘲無咎人字韻詠竹 此郎如竹瘦，十飯九不肉 按此郎指無咎也，坡詩云，

鬼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又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又云，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吾友沈初曰，此詩風格，亦如竹瘦。

能和晚煙色幻出歲寒身 近人黃注，晚煙謂墨，假者似真曰幻，竹經冬不凋，故曰歲寒身。

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垂上青雲却佐州 按韓愈進學解：干青雲而直上，佐州，謂定國以宗正丞出倅揚州也。

有自淮南來者道揚州事戲以前韻寄王定國二首 翁方綱石

洲詩話：阮亭所舉宋賢絕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

銀鉤玉唾明繭紙 曾國藩云：銀鉤字也，玉唾詩也。近人黃注云：此言穆父詩字之佳。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 六月火雲蒸肉山 曾國藩曰：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戲。

卷第八

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 方東樹曰：按此詩意甚平，無奇。

次韻柳通叟寄王文通 方東樹曰：起敘事，往復頓挫，後半雖衍，而有遠趣。

博士王揚休機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飯之戲作 方東樹曰：王郎四句分敘，鳴鳩四句寫，收：句反掉。

再答冕仲 摘山 謂採茶也。

戲答陳元輿

枯淡頗與小人同六句 曾國藩曰：小人山谷自謂也。迎

笑句謂少婦也，夜窗句謂寒宵也，秋衣句謂侍妾薰衣也

，謂元輿雖甘枯淡，恐有少婦寒宵薰衣，意根復動耳。

再答元輿 方東樹曰：起逆入，奇氣傑句，跌宕有勢，牛

鏗句擲，收四句有韻，言不如歸也。

王聖美三子補中廣文生。

願卷囊書當贈錢 曾國藩曰：此句當是饋以書籍。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爲席子澤解嘲

平生二句 曾國藩曰：言不好飲。

我醉二句 曾國藩曰：言不好色。

松煙指墨，兔穎指筆也。按誠不如南隣以下，爲席解

嘲。感君詩句以下，戲答趙也。

次韻幾復和答所寄

作箇生涯二句 曾國藩曰：「言二人俱不能歸隱，以官

爲生涯，終不可也。」按山谷此詩最似東坡。

寄上叔父夷仲三首 葛立方韻語陽秋：律詩中間對聯兩句

，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魯直答彥和詩云

，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

，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如此之類，與規

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

不能概舉也。

第九卷

觀伯時畫馬禮部試院作 東坡集書試院中詩云：「元祐三

年正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

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

，悻悻不欲食，作欲驅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蔡

天啓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

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

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

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按若溪漁

隱叢話：「此格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

而止。」紀昀曰：「此法本之嘉州走馬川詩；嘉州又本

之嶧山碑，但碑是四言耳。」又按此詩收三句，筆有

化工之妙，從畫馬說到真馬，想像城西尋紅之樂，更覺

試院鎖宿之苦矣，最得少陵詩法。少陵觀曹將軍畫馬歌

如姜楚公畫鷹歌，皆於題後拓開一步，筆墨極飛舞淋漓

，山谷此詩尤以短章見勝。

題伯時頓塵馬 按此詩見上東坡跋語中，非山谷作也，而

任淵不察何耶？觀其詩格，則頗似山谷，蓋東坡效魯直

之作也。惟第三句忽看高馬頓風塵，跋語中作看馬欲驅

頓風塵耳！

次韻子瞻送李豸 葛立方韻語陽秋「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棗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上歸過於已，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君看巨浸二句 曾國藩曰：「言其所成者大。」

次韻宋林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郡人盛觀翰林公出遊 姚鼐曰：「第二句略牽於韻，不能自在。」方東樹曰：「前四出游，後四蘇公。」

海上看羊十九年 陳石遺師衍石遺室詩話續編云：「東坡並無與蘇耽蘇武關合事，任注乃附會其說，以下句爲指黃州之譏，是以匈奴比神宗，慢君莫甚，不但擬於不倫。」按石遺夫子謂用蘇耽事，徒切姓而已，此語甚精，至謂用蘇武事爲比擬不倫，竊以爲未然，按鶴山題跋云：「予嘗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氈食鼠，爲太靡麗，以子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於役，苟無飢渴，吾儕勉諸，魏了翁出於瀘州官舍。」考華父語，知東坡寄意所在矣。故東坡多以蘇武自比，如玉盤盃：看羊屬國首吟詩，贈虔州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術士謝晉臣句云：屬國今從海外歸是也。秦少游贈坡詩亦有節旄零落毳毼雪之句，故知山谷之用蘇武，非徒切姓而已，平日窺見東坡心事，故能云爾也！

韓獻肅公挽詩

淚盡才難日 論語：「才難，不其然乎！」

斯人遽隕傾 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次子瞻以紅帶寄眉山王官義 按東坡與王慶源書云：「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又東坡此詩敘云：「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華。」方東樹曰：「一起跌宕，言貧不可歸。三曲句曲折好。」

聽宋宗儒摘阮歌 方東樹曰：「起先敘人，三四贅語不

緊健，落魄句無味，擲，手揮一段寫，未妙，太慢，末三句以已收。」吳閩生曰：「不得如此苛求。」

和子瞻戲書伯時畫好頭赤 按周密雲煙過眼錄：「李伯時

天馬跋，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左天駟監

棟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五寸。」

題竹石牧牛 汪景龍曰：「體製似放太白獨漉篇。」陳

石遺師衍石遺室詩話：「理之不足，名大家常有之，山谷題畫詩云：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尙可，

牛鬪傷我竹，此用太白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

月尙可，水深行人沒調也，然不見月雖以譬在上者被人

蒙蔽，而就字面說，月之不見，固無大礙，以較行人之

沒於水，自覺其尙可，若其石既爲我所甚愛，惟恐牛之

礪角，損壞吾石矣，乃以較牛鬪之傷竹，而曰礪角尙可

，何其厚於竹而薄於石耶，於理似說不去。」

次韻子瞻子由題憩寂園二首 題下注云：今以楊氏補注增

入，按楊惺吾跋山谷詩集云：「稱楊氏補注，不詳爲何

人，宋人著錄皆無之。」又按東坡有題憩寂園詩云：「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

，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

，偏袒右肩覆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

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

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

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

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

，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

可不令魯直下一句。」又山谷跋云：「或言子瞻不當目

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

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魯直書。」

卷第十

次韻答曹子方雜言 厲鶚宋詩紀事：「輔字子方，華州人

，登嘉祐八年乙科，官提點廣南西路刑獄，福建轉運使

朝奉郎守司勳郎中，號靜常先生。」

酃池寺 曾國藩曰：「山谷在京，寓居此寺。」又曰：

「首五句山谷自敘近狀，往時以下八句山谷昔在冷宅，

始知曹之名，誰憐四句敘與曹相遇時，曹貧而冷亦不如

昔矣，末七句招曹偕隱。」

嘲小德 按東坡和此詩敘云：「小德，魯直子，其母微，

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呈外舅孫莘老二首

扁舟不爲鱸魚去 李白詩：「此行不爲鱸魚膾。」

清人怨戲效徐庾慢體三首 按徐陵庾信也，東坡集中有次

韻黃魯直戲贈一首，卽指此也。

卷第十一

記夢 按昌黎有紀夢詩。

戲書秦少游壁 曾國藩曰：「微服句謂少游過宋之南京今

之歸德也。宋父以喻所盼者之父，百牢喻兩兩之禮，鵲

鴿喻此女也。秦氏喻少游之夫人，兄喻少游之子已長矣

。憶炊句喻少游昔年與妻同貧苦。未肯句喻妻意不欲少游納妾。莫愁句勸少游妻無怨其夫。末句言富貴後不妨廣置姬妾也。」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枕 按陳后山有送少章詩注云，「觀字少章，少游之弟也，從東坡學於杭州。」又按上六句言以少游之才，復有其弟也，下六句送少章從學東坡。

六月十七日晝寢 葉夢得石林詩話：「外祖晁君誠善詩，

黃魯直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齒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齒枯筭墮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我詩實發於乃翁前聯。

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鞦韆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槽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滄洲，猶言水濱。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按此詩有少陵哀江頭意。一聚廢，猶言一抔土。

深明開 方回曰：「山谷修神宗實錄，蓋皆實筆，紹聖初，蔡卞惡其書王安石事，摘其失實，召至陳留問狀，寓佛寺，題曰，深明開。」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卷第十二

竹枝詞二首 翁方綱石洲詩話：「山谷竹枝詞序云：因作三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蓋每首後二句疊一遍也。」又云：「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此則每句用疊也。按茗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查他山云，小秦王一名古陽關，蓋小秦王與陽關音節相埒耳。」

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 翁方綱石洲詩話：「後三首託太白，大約此皆竹枝中極著意者矣，當與劉夢得之作，抄爲一編，而以楊鐵崖之屬繼之。」鬼門關，近人黃注，唐書地理志，容州北流縣南，有兩石相對，遷謫至此者，罕得生還，俗號鬼門關。按北流縣今在廣西。

和答元明黔南贈別 方東樹曰：「山谷之學杜，絕去形摹，洗盡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經營，善學得體，古今一人而已。」又曰：「杜七律所以橫絕諸家，只是沈著頓挫；恣肆變化，陽開陰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學，不在此等處，所謂作用；義山之學在句法氣格；空同專在形貌；三人之中，以山谷爲最，此定論矣。」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

如此陽台莫雨何 宋玉高唐賦：「日爲行雲，莫爲行雨，朝朝莫莫，陽台之下。」

寶連波，按滔字連波。

請居黔南十首 葛立方韻語陽秋：「近觀山谷黔南十絕，

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消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

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葉少蘊云：「詩人

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情采

數倍，今觀山谷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贈黔南賈使君 曾國藩曰：「按此詩蓋送賈出行者，山谷

放臣，既少歡豫，賈又出巡，城中無主，故待賈征西還

日，鶯花黎衆，皆有主耳。」

次韻雨絲雲鶴二首 方回曰：「雨似絲，雲似鶴，若易而

難者也，山谷在戎州，代史夫人炎玉作，山谷外兄張祺

子履之妻，張祉介卿之嫂也。首唱石諒信道，蓋亦游戲

所爲，而雨絲所謂天經緯，帝杼機，末句願染朝霞，補

君王衣，意思宏大，非老筆不能道也。」王若虛滌南

詩話：「山谷雨絲詩，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

，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紀昀曰：「此

稱瑣屑刻畫，亦非山谷當家，蛛蝥句拙極，風光四句小

題大做，轉不配題，如草香花媚之地，忽冠冕鼓吹以臨

之。」

次韻黃斌老所畫橫竹 按山谷此等詩，直所謂其神兀傲，

其氣崛奇，玄思瑰句，自得意表者也。由此乃知山谷之

學杜，全用神行，未可以面貌求也。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吳閩生曰：「此首甚有妙理。」

第十三卷

次韻黃斌老晚遊池亭二首 按第二首亦見東坡集施注本補

遺中，題作東園，馮氏編注集成本無之，是也。

題也足軒 按結二句幽秀處似柳子厚烟消日出不見人，款

乃一聲山水綠。

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 曾國藩曰：「起四句敍其善鼓琴

，神人四句敍其善推命，程嬰句狀竹之勁，伯夷句狀竹

之瘦，霜鍾二句因竹而及琴，回顧篇首。」

不可一日無此君 按會茶山有種竹句云：餘子不足數，

此君何可無。蓋效山谷者。

姪相隨知命舟行

燕子日長 按謂燕子來春日漸長也。

次韻奉答文少激紀贈二首

氣似靈犀可辟塵 李商隱詩：「犀辟塵埃玉辟寒。」

人物權衡逐勢低 李白與韓荆州書：「今天下以君侯爲

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

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按第二首不繫虛舟盡日橫，任

注引寇準詩：寇詩實用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句也。第

三首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凡山谷詩實處即其空處

，粘處即其脫處，而此較之東坡梁左藏郭綸等篇，更爲

易見耳。」又曰：「凡詩取料處，皆即其見神韻處也，

亦不但山谷如此。」曾國藩曰：「經術二句指當時誦法

王氏之學者。」

送石長卿太學秋補。按此詩勸勉甚至，朱子嘗論山谷曰：

觀其贊周茂叔光風霽月，非殺有學問，不能見此四字，

非殺有功夫，亦不能說出此四字。予亦謂非入道至深，

淡於名利，不能作此詩。總之，山谷胸次磊落，如昭日

月，讀者更當玩味。

卷第十四

按詩林廣記豫章先生傳贊：「山谷自黔州後，句法尤高

，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

次韻楊明叔見餞。按第二首男兒生世間，用杜句也。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方回曰：「山谷蓋流離跋涉八年

矣，未嘗有一詩及於遷謫，真天人也。直知難共語，不

是故相遠，此老杜句法。江陵換袂衣，紀時序，亦見天

氣漸佳，尾句殊工，有憂時之意，建中改紀，熙豐之黨

不樂，想是已見萌芽，必有所深指，謂不可以雲雨蔽太

陽也。學老杜詩，當學山谷詩，又當知山谷所以處遷謫

而浩然於去來者，非但學詩而已。」

病起荆江亭卽事。葛立方韻語陽秋：「蘇子由自績溪被召

，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定國詩云，后皇時

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

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

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

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

流離困蹙，豈非命哉！至建中靖國之初，雜用熙豐元祐

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

元年。傳聞有意用幽仄，病着不能朝日邊。後雖銓曹之

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

憫也！」

須得儋州禿髮翁。按蘇轍東坡墓誌銘：「紹聖元年知英

州，未至，復以甯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居三年，大

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

（按宋史本傳曰：昌化故儋耳地。）昌化非人所居，人不

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滿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又按宋史本傳：「卒於常州，年六十六。」此句儋州禿髮翁，乃指東坡也。

正字不知溫飽未 按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

西風吹淚古藤州 按東坡與歐陽元老書云：「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著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哀哉痛哉！」按東坡此書作於元符三年九月，山谷爲詩時，少游已卒，故曰西風吹淚也。按詩中未及東坡后山之卒，任注謂此詩當是秋初所作，是也。

卷第十五

入窮巷謁李材叟翹叟戲贈兼簡田子平三首

老夫端擬乞荆州 按陸放翁異書渾似借荆州傲此。

次韻中玉早梅 按卷中諸絕之作，筆下掃盡塵俗之氣，句

中自有松風之韻，誠所謂珠玉在旁，覺我形穢者也，予嘗謂山谷極宗少陵，各體未能過之，惟七絕之作，則有駕乎少陵之上者，世有知言，倘不以予言爲過也。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不特山礬是弟梅是兄，是着色相語也，卽含香體素欲傾城，亦已是着色相語也，惟其用此等着色相語，所以末二句更覺破空而行，點睛飛去耳！此淮陰侯背水陣，所謂此在兵法，願諸君不識者也，或乃套襲其體物語以爲工麗，則笨伯矣！」又曰：「杜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此在江畔步行，特爲尋花而出，所以顛狂被花惱也。今乃靜中欣然會心，似無被花惱之譏笑，而孰知坐對乃真犯此病哉？此其所以捲却前半，消納通身也，愈見前半之粘，愈見末句之脫。」方東樹曰：「起四句奇思奇句，山礬句奇句，坐對句用杜。」又曰：「適老。」

和高仲本喜相見 按此詩亦見東坡詩集施注本補遺中，非是。姚惜抱今體詩鈔作山谷詩，是也。方東樹曰：「次句點題，卻以首句跌襯起，唐人多此法，三四入高事實，接法兀傲，後半平行而已。」

戲和聞善二兄 想得尊前欲醉帽，渾家兒女笑山公，按李

白詩，笑殺山公醉似泥。

戲呈聞善 特地，猶言特別也。

戲贈米元章二首 葛立方韻語陽秋：「米元章書畫奇絕，

從人借古本自臨摹，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卷第十六

贈高子勉四首 葉夢得石林詩話：「詩荷，荆南人，請學

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我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鬼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鬼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方回曰：「高荷子勉，江陵人，五言律三十韻贊見山谷，山谷賞之，遂知名，和山谷六言皆佳，蠟梅絕句尤奇，和王子子章華碑有云：威強九鼎懼，喪亂一臺成，亦可喜，後知涿州卒，詩入江西派，芍藥詩云，勃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興連穀雨，閏位次花王，春盡詩云，佳人鬪百草，稚子擊球雙，謁馬中玉云，辨雖豪白馬，讒亦困青蠅，皆可取。按子勉答山谷先生詩云：「四篇詩得裏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真難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面東垂涕泗，高山從此少知音。」

蟻蝶圖 宋岳珂程史：「蠶繭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翩舞，習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云云，崇甯間，又遷於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於相國寺肆，蔡（按謂蔡元長京也。）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戲答荊州王充道烹茶四首

龍焙東風魚眼湯 東坡詩：「蟹眼已過魚眼生。」

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不雨至黃龍奉謁清禪師繼而晚晴邂逅禪客戴道純款語作長句呈道純 方回曰：「梅聖

俞詩，高田水入低田流，此云，野水自添田水滿，尤妙。
「紀昀曰：「三四偶然得之亦好，有意效之，便成惡規，工部桃花黃鳥一聯，原非佳處。」趙翼曰：「古人句法有不宜襲用者，白香山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蓋脫胎於東家流水入西隣之句，然已遜其蘊藉；梅聖俞又仿之，爲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然水入低田流，則磨牛之踏陳迹矣，乃歐陽公誦之不去口；黃山谷又仿之，爲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歸；周少隱竹坡詩話，亦謂其語意高妙，而不知愈落窠臼也；邵長衡西湖詩，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外湖流，亦同此病。」
晴鳩却喚雨鳩歸 埤雅：「鳴鳩陰則屏逐甚匹晴則呼之。」

贈石敏若

才似謫仙惟欠酒 杜甫贈李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又飲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詩百篇。」

情如宋玉更逢秋 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

注目長江天際流 李白詩：「惟見長江天際流。」

題胡逸老致虛菴 葉夢得石林詩話：「魯直自矜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之句，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其

氣較健云。」方回曰：「三四謂賑饑者必有後，此理灼然，然五六奇句也，亦近吳體。」紀昀曰：「三四好在理語不腐。」

題蓮華寺 按此詩山谷經蓮華寺聞鄉父老言伍生擊賊被殺事而記之也。任注未載，今不可考矣。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鷓鴣字韻 曾國藩曰：「山谷以崇寧四年四月省元明於萍鄉，同住十五日而去，任注以爲別後所作，然穫稻殊不類四月間事，未知其審。」

卷第十七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 按東坡壺中九華詩有句云，九華今在一壺中。是其取名之義。又按晁補之雞肋集：「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饒石鍾山寺下，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曾國藩曰：「末二句言壺中九華石雖爲人偷取，而石鍾山則不能偷去，猶可聽其音響。」

跋子瞻和陶詩 按查慎行東坡詩注云：「先生和陶詩，始於揚州官舍，後在嶺南，盡和陶詩，子由有敘，別成二卷。」友人沈訥曰：下四句刪去更好。按，下四句不可刪，此首若分爲兩詩，則更妙。

武昌松風閣 松風閣在鄂城縣西樊山，明統志：舊有松林

甚茂，宋黃庭堅自黃州游西山，愛之，因名焉。

夜闌箕斗 夜闌，夜深也，箕斗，二星名。

參天 杜甫詩：黛色參天二千尺。

夜雨鳴廊到曉懸 杜甫詩：江鳴夜雨懸。

方東樹曰：「風鳴二句奇想，後半直敘，却能掃人凡言，自撰奇重之語，收無遠意。」吳汝綸曰：「吾嘗論山谷七古，推松風閣爲第一，氣骨高邁，杳然難攀。」

按此詩類似韓昌黎山石詩，元氣淋漓，波瀾無二，恨不能使東坡見之耳！

卷第十八

題小景扇 按此詩風神絕似太白。

庭堅以去歲九月至鄂登南樓嘆其制作之美成長句久欲寄遠因循至今書呈公悅 按此詩兩句一韻，換平換仄，自成一格。

和涼軒二首 落想奇妙，是山谷特色。

山谷詩任注補初稿

次韻文安國紀夢 任注，蘇子由樂城集第一卷亦載此詩，但更其題云贈姚道人，當細考之。按此詩氣格雅適，當以穎濱爲近。

寄賀方回 按此詩情致風韻，在山谷自成別調。

卷第十九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按此詩沉着頓挫處，直是老杜。

山句晚年之作，更爲堅勁，豈亦少陵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者耶！

吳執中有兩鵝爲余烹之戲贈 赴湯鼎，言烹也。

秋冬之間鄂渚絕市無蟹今日偶得數枚吐沫相濡乃可憫笑戲成小詩三首 方回曰：「山谷詩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亦奇。」

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攜酒追送聊爲短句 方回曰：「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夏，山谷至江陵，召至吏部，卽病癰，不能入朝，乞知太平州，崇甯元年壬午春，還江西，六月初九日太平州到任，九日而罷，九月至鄂渚，寓居二年，癸未以荆南作承天塔記，運判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旨，摘謂幸災，除名，編隸宜州，十二月十九日啓行，此詩亦無一毫不滿之意，而老筆與少陵，無以異矣。又曰：「凡爲詩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爲難，全不

必實而虛字有力之爲難，所以詩家不專用實句實字，而或以虛字爲句，句之中以虛字爲工，天下之至難也；后山曰，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欲行信有四字是工處；剩欲論奇字，終能諱秘方，剩欲終能是工處；他皆倣此。且如此首；宵征江夏縣，睡起岳陽城，與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同，蓋宵征睡起四字，應接漸之意，聞命赴貶，不敢緩也，與老杜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州，句法一同。」

次韻元實病目 葛立方韻語陽秋；「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故次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如此，勝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爲目害尤甚。」道人二句，曾國藩曰；「言爲道者惟恐心之不衰，爲學者惟恐見之不博，各異趣也。」

離福巖 瀟湘，山海經：交瀟湘之淵。按二水名，其合流處在湖南零陵縣西。山谷自言更向湖南去也。

卷第二十

贈惠洪 方回曰：「山谷謫宜州，洪覺範在長沙岳麓寺，

曾見山谷，於是僞作山谷七言贈詩，所謂氣爽絕類徐師川者，予於名僧詩話已詳辨其事，此詩亦恐非山谷作。山谷乙酉年死於宜州，覺範始年三十五歲，撰此詩以感衆，而山谷甥洪氏誤信爲然，故收之云。五六雖壯麗，恐非山谷語，意淺。」紀昀曰：「却似山谷筆墨，虛谷所云，恐不免愛憎之見。」查慎行曰：「羊胛出唐書，雉膏出易鼎，用事必如此，終覺艱澀少味。」

書磨崖碑後 張戒歲寒堂詩話：「張文潛與魯直同作中興碑詩，然其工拙，不可同年而語，魯直自謂入子美之室，若中興碑者，則真可謂入子美之室矣。」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此乃字字沉痛，不作珮玉瓊琚之詞觀也明矣，然而平生半世玩賞拓本，即一二文士，亦孰不咀其詞句者，則於次山文字一段正面，究竟未能消却也。故於此下用推宕之筆出之，曰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此瓊琚詞三字，乃擲筆天外，紛碎虛空矣。正與水仙花篇末句妙處相似，此即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亦有文士相追隨 按揮塵錄載：「崇寧三年，魯直竄泊於零陵，曾志青坐鈞黨，先徙是郡，因率遊涪溪，太史賦詩云文士追隨者，曾也。」按此詩起四句言泊於涪溪

，得見中興碑也。明皇以下十二句敘安祿山亂，肅宗復兩京事，蓋中興碑所述如是也。臣結四句言次山之作中興頌，與少陵平生悲憤同，而慨後世徒賞其瓊瑤之詞也。末四句回應篇首，然春風吹船着活溪，扶藜上讀中興碑，自是未讀碑前之雅興；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則讀碑後之淒然生感也。筆筆老重，是得杜法而加以變化者。

戲答歐陽誠發奉議謝余送茶歌 曾國藩曰：「歐陽昔年爲東坡所賞，餽之以酒，茲又與山谷往還，餽之以茶。」以椰子茶餅寄德孺二首 我今禦魍魅 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魍魅，此山谷自言遷謫也。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按五六兩句與象大似杜甫：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而格調遒健，高入唐賢，真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完）

光燾脞錄

黃光燾

湘陰郭耘桂先生，早承家學，以古文名湖外，奇詞奧句，俗儒至不能句讀，平生尤爲楚騷，箋注稿凡數易，可傳也，然不拘細行，溺於聲伎，人亦以此少之，所著棲流略，尤爲名教之玷，聞其遺稿已爲日人購去，想不脛而走矣，先生之卒也，叢殘著述，半付飄零，未聞有去而董理之者，可慨也夫，杜坦庵（本崇）挽以聯曰，本屈原宋玉之遺，獵豔尋芳，風雅不慚名父子，自桐城陽湖而外，纂言述事，品題爭說古名家。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辨

吳方圻

春秋上起隱下至哀之獲麟，所書之王卽周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公也。言高旨遠，辭約義微，誠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傷時王之政，所以大一統也。然則曷爲紀魯隱之元於平王周正之首也？後世說者紛紜，或奧辭以駭俗，或附益以叛教，莫衷一是。公羊之黜周王魯，則悖禮叛教；何休建五始之義，劉炫規過難之恭詳；正義之引書稱月正元日，則不識周制；凡此皆義有未安，說有未洽也。夫春秋始於隱公者，陳澧引史記魯世家曰：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此說允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室旣微，大道將墜，而周爲舊邦，魯乃周胤，禮文物備，史官有法，故託於魯而次春秋。因魯史之有得失，遵周經以正褒貶，上以明三王之道，下以垂後昆之法，孔子曰：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尊周室之義也。夫紀魯隱之元於平王周正之首者，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氏，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則周制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孔子西觀書於周室，論史記舊聞，得百二十國寶書，則所謂寶書者，俱爲各國之史明矣，其國自改元又可知矣。豈有國可改元而不可國自爲史之理，若必分繫其事於天子之年，則孔子所得寶書，何不曰觀周之史，得百二十國舊聞，而云得百二十國寶書者何也？論者昧此，逞其臆說，亦大違制作之本意矣。且諸侯可改元而不可易正朔，所以同軌同文，蓋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君，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卽當時之王，此所以紀隱之元於平王周正之首也。是以書必稱王，尊周室也，用周之歷，大一統也，紀隱之元，周制然也，此孔子所謂竊取之義也。

夢茗盦詩話 (續)

錢夢孫

丙子夏石遺老人與金松岑先生聯袂作蜀遊。藉舟車航空之利便。五月十五日自滬啓程。六月十八日回蘇。往返纔月餘。石老以八十餘高齡。跋涉萬里。振衣千仞。洵爲近世耆瑞。有蜀遊詩三十首。讀之可當臥遊。今錄七首於此。自夔門至夔府云。西來三峽首瞿塘。氣勢雄奇不可當。兩扉夔門絕飛走。一堆巖預幾低昂。翠微樓坐千家滿。白帝城隨八陣亡。作賦景純堪結束。江山無力更恢張。武侯祠云。赤壁。塵兵計不成。三分割據問誰能。公然帝蜀陳承祚。慨想吞吳杜少陵。魚水君臣微缺憾。關張兄弟自飛騰。苟全性命真難事。綿竹指驅足捐膺。薛濤井云。萬里橋邊渺故塵。晚來何處易華裙。雖無門巷枇杷樹。饒有亭臺水竹居。濯錦江流猶旖旎。浣花牋紙比何如。而今幕府多閨媛。可勝當年老校書。過工部草堂戲作云。浣花溪接百花潭。草堂寺中有詩龕。詩龕之前何所有。縱橫健兒臥僵蠶。將母先生負兵略。願與士卒同苦甘。親如父兄效僕射。不嫌榻畔舂聲酣。將母帶甲滿天地。漁翁信宿聊與參。將母猛士愛花卿。子璋兵亂獨能戡。逐瘴險語破鬼膽。憫憤情狀喜與談。不然昔曾憂兵入。而此臭味胡能堪。頗疑軍戰房次律。

先生左袒會再三。前身此輩陳濟血。夢中冤苦訴喃喃。先生英靈或遠引。早下三峽赴江南。與堯生會宿於烏尤寺。別二十有五年矣。云。與君一別從舊京。君歸山中掩柴荆。書言入山無出理。斷難相見於此生。我言嘉州非天上。千山萬水吾能行。諸侯相見稱曰會。申以約誓爲涖盟。况君氣誼若弟兄。子由美叔有同情。肯如坡額得會宿。烏尤何必顧彭城。今年決踐卅年約。交馳函電勞友朋。謂穰穰吳船入峽泊。萬里籃輿兒子亦兼程。對床四夜忘飄泊。風雨竟作潏潏聲。倘非鬱結不可解。誰能辛苦求合卺。子猷訪戴何足道。韓孟會合詩會成大峨。何妨拖泥去離堆。兩字愁聞名相逢一笑方未已。預恐相送涕縱橫。按松岑丈爲余言。四川離堆俗皆指灌口二郎廟。趙堯生則以烏尤寺當之。此詩所指是也。灌口離堆口號云。堂堂廟食坐離堆。玉壘蕭森眼倦開。偉績居然祠禹下。奇才直接五丁來。洞庭萬頃成雲夢。淮甸三洲莽萊安。得借君疏鑿。手爲他吳楚。流沈災。再題山腴巫峽歸舟圖云。西來東去路同是一歸舟。羨汝還鄉樂。生余出峽愁。夔巫看不厭。巴夔可重遊。此意何人會。惟君與倚樓。

石遺松岑二丈同作蜀遊。石遺游詩多成於途次。松岑則歸後補作。共五十二首。皆繞刻奇偉。茲亦錄示一斑。三峽云。一峽復一峽。峽壁高參雲。峽浪轉灘。響峽石穿灘。根一灘。復一灘。灘張江水。渾舟行奪灘。上惡浪。顛尻。髻舵樓。看青山。秀異超山羣。一峽具一態。峽峽張威神。攢簇千萬山。統之三峽。尊魁人。負傑氣。莊馬昌。黎文鼎。足立三雄。江上分三軍。巨靈額。竦切鬼。母膚醜。斂荒谷。隱帳殿。高雲蒸。韶饋長。棧登機。檣仙粟。頽倉困。聯如衿。鈎邊斷。若背裂。險犀祖。及狂孫。危崖銳。出齟。百礫。降着天。天閭礙。日輪西。陵當峽口。峽盡見。夔門。巫峽在中央。帝女天所嬪。夔為三峽君。瞿塘險失魂。轉舵入瞿塘。灘石手可捫。度峽且為歡。爛漫傾酒樽。松岑極推三峽之奇。夔門雄絕天下。此詩能狀奇險。巫山十二峯云。峽裏風濤雨更酣。仙雲滅沒護高嵐。巫山神女朝天去。遺得雙鬟碧玉簪。巨型飛機自重慶飛成都。口占句云。不知我與雲誰迅。但見天為髮所窮。座間答客問云。劍門天下壯。夔門天下雄。峨眉天下峻。雪山天下宗。西蜀天下富。井鹽天下豐。錦官天下美。我語天下同。用古詩魚戲蓮葉間。及杜詩杜鵑行格調。而出以變化。妙在一結。記易哭。有兩絕句。亦用此格調。姑姑筵。主人王晉臨年七十。蜀女兩角了。其名曰姑姑。姑也。主東道。不辦醞與醺。觴豆無等威。隨手蒸雞鳧。旨甘得真味。跨灶壓灶奴。咄哉老髯伯。斂袂師姑姑。筵以姑姑名。疑是文君。增葦。充丰庖。奈此兩頰胡得免。忘雄雌。問

君。忍。俊。無。我。行。本。傳。食。省。郎。喜。相。呵。直。造。姑。姑。家。饌。美。川。中。無。亂。頭。麤。服。中。倍。覺。西。施。都。滬。濱。錦。江。樓。楊。姬。產。巴。渝。楊。蘭。春。為。蜀。將。下。魚。羹。閩。中。可。然。亭。人。言。嫩。味。殊。李。佩。秋。甚。諛。嫩。妹。余。飲。可。然。在。小。亦。最。美。閩。中。可。然。亭。人。言。嫩。味。殊。亭。未。之。見。恐。年。事。亦。長。矣。在。小。亦。姑。姑。何。會。變。形。模。寄。聲。老。易。牙。慎。莫。招。登。徒。眉。州。渡。玻。璃。江。登。蟻。頤。山。飲。老。君。泉。同。何。本。初。大。令。云。峽。州。蝦。蟻。碯。液。玻。璃。餅。眉。州。玻。璃。江。照。見。蟻。頤。青。蝦。蟻。非。俊。物。翁。關。頤。可。惜。醜。極。鍾。美。材。况。乃。泉。石。靈。飲。泉。識。其。甘。洋。隘。詩。人。情。舉。筭。碎。玻。璃。斜。日。漁。簑。迎。泛。舟。截。江。歸。眉。月。今。宵。晴。題。烏。尤。寺。云。淳。淳。水。晶。盤。水。面。臥。蒼。玉。雲。籠。大。佛。頂。江。鳴。大。佛。足。小。孤。如。織。女。烏。尤。似。牛。且。迢。迢。隔。江。津。各。在。水。一。方。清。音。二。云。二。溪。夾。中。峯。遠。自。峨。頂。來。會。流。雙。飛。橋。勢。欲。相。依。假。萬。石。起。交。距。叫。嘯。聲。如。雷。石。亦。布。其。羣。牛。心。為。之。魁。萬。古。不。勝。負。但。見。雪。浪。翻。傑。閣。分。水。交。佛。面。祥。雲。開。天。風。吹。冷。冷。松。檜。聲。清。哀。和。以。瀑。泉。響。寂。聽。容。柱。怨。遠。物。政。復。佳。何。用。聲。喧。思。構。流。杯。亭。坐。看。波。縈。回。九。老。洞。雨。句。云。一。雨。飽。山。綠。萬。雲。圍。寺。樓。溪。深。尋。虎。跡。洞。古。結。猿。債。夜。聞。山。雨。及。瀑。布。甚。壯。句。云。惡。雨。摧。燈。焰。狂。瀟。撼。寺。門。千。山。成。獨。斲。八。表。意。同。昏。律。句。足。當。清。雄。二。字。雨。霽。下。九。十。九。道。拐。云。滑。竿。度。滑。磴。千。丈。臨。山。溪。三。步。一。換。向。五。步。一。轉。蹊。兩。竿。修。逾。切。軒。後。前。當。低。磴。道。有。滑。澀。前。後。脚。則。齊。後。者。向。未。東。前。者。復。呵。西。測。彼。前。了。項。纒。過。後。者。躋。失。足。一。翻。騰。便。恐。化。醬。醬。古。稱。印。徠。險。尚。有。端。與。倪。九。十。九。道。拐。奚。止。七。聖。迷。百。折。見。康。

莊捷步。騰。馱。傳。語。下。山。人。慎。莫。膽。若。懸。滑。竿。詩。橋。石。遺。翁。云。人
坐。滑。竿。習。作。情。昇。行。盡。日。仰。天。以。上。坡。趾。高。頭。在。下。頭。不。着。枕。苦
搖。播。以。手。承。頭。臂。力。盡。戴。此。巨。贅。真。無。那。八。一。老。翁。造。此。厄。翻。羨
襜。子。得。安。坐。峨。眉。褶。子。亦。生。趣。累。箱。疊。篋。高。能。荷。人。跨。架。上。侈。兩
膀。有。似。蝦。蟆。升。寶。座。頭。鬢。雪。白。強。負。孩。空。惹。旁。人。笑。口。侈。翁。性。畏
險。兩。不。樂。甯。使。挂。杖。足。跟。破。我。獨。豎。脊。不。倒。臥。此。身。略。仿。箭。折。筈
腰。腰。疊。摺。須。近。膝。彼。自。軒。前。我。立。梁。泰。山。亦。有。爬。山。虎。旁。行。斜。上
四。貼。安。有。時。左。右。忽。相。易。髣。髴。回。帆。拽。轉。舵。峨。山。磴。窄。難。方。軌。胡
旋。便。恐。碎。及。蹀。傷。禽。惡。絃。翁。因。然。心。悸。臨。潼。覆。車。禍。二。詩。刻。劃。逼
肖。頗。不。易。作。

松岑蜀遊詩與秦游詩合刊一小册秦游先一年詩凡三十
一首。今錄其五古之壯闊者三章。慈恩寺浮屠云。徂景無日夜。急
急。成。千。霜。西。來。訪。古。宮。不。識。隋。與。唐。伽。藍。幾。興。廢。佛。髻。長。寶。芒。塔
神。天。眼。觀。蟬。蛻。藏。侯。王。據。關。稱。梟。雄。起。倒。如。風。狂。唐。家。科。第。貴。進
士。門。楣。光。放。榜。集。慈。恩。名。題。雁。塔。旁。走。馬。長。安。街。賜。宴。臨。曲。江。簪
花。美。年。少。登。仕。爲。望。郎。姓。氏。一。聚。灰。去。矣。隨。租。糠。獨。有。岑。杜。詩。兀
兀。撐。穹。蒼。古。來。登。塔。人。賢。愚。浩。益。倉。舉。足。踏。陳。迹。昂。首。覽。四。方。秦
城。水。上。低。漢。人。雲。中。荒。二。華。捧。朝。日。玉。女。司。天。香。虞。舜。儻。來。遊。遠
見。雙。龍。舞。巨。壘。高。出。手。北。斗。斟。天。漿。法。王。自。敷。座。鈞。天。醉。爲。鄉。不
醉。觀。古。今。大。劫。烏。能。長。此。詩。音。節。氣。象。合。玄。暉。岑。杜。爲。一。手。遊。南

五臺呈邵仲輝主席云。秦嶺多秀峯。高者南五臺。步上聖寶泉。翠
壁方雄恢。山奇道隨峻。危磴梯蒼苔。喘汗抵大頂。浩浩風雲來。高
風捲層雲。勢若旌旗靡。斯須雲入谷。龍象尊。峨巍開軒。俯秦嶺。陰
崖雪皚皚。連峯走波瀾。東向去不回。大頂勢莊嚴。雄雄千斗魁。北
望長安城。帖帖安尊壘。清涼勢坦夷。近瞻無忤猜。許蔡入夏盟。斂
手充輿僮。文殊勢軒翥。象設稱奇倏。一峯載甲冑。諸天屯雲雷。靈
應勢奇譎。石級荒榛埋。常頰尺五道。五丁不敢鎚。捨身最險僻。微
聞窟虎豺。汝身僅贅疣。一捨當重孩。諸峯錯茶峙。是名南五臺。南
山塞天地。靈境天所靈。學道愛清修。架構山隱隈。身非采藥童。絕
壁何緣絕。絕絕風雲起。關門東向開。入國叩山名。魁舉南五臺。登
巔四無人。列嶂如傾墮。離立自爲宗。泰山一徂徠。南山許徧登。勉
竭昌黎才。華山云帝有。白招矩執鉞。司天刑九州。雍積高宅義。配
嶽靈。義刑并。戮殺戢暴主。五兵峨峨司。寇冠正色立。帝庭業業巨。
靈掌關河平。可擊開關。瞭中原。設險思藩屏。金神握機。機巨刃。當
發礮。華惟我族表。秋穫享厥成。白虎通華之爲言穫也。望秩覲。匹侯王。母仙
雲。停鈞天奏。廣樂帝醉不復醒。弱肉容強咀。百祀刊典型。亞駝反
訊。楚鶉首。遂錫贏。嶽神終正直。昂首睇青冥。一執喜我來。蓮花吹
細馨。玉女攀鬢笑。蒼龍弛背迎。崩崖縮鐵索。技者颺。與狹澄潭浸
列宿。高峯墮雁翎。獨有井公臺。博局聲丁丁。雄王雌竊意。急劫何
年平。希夷墮驢歸。臥待秋月明。吾祖司金天。天清地則甯。旋轉岷

崑。樞。撼。動。招。搖。星。二。華。翼。帝。座。舉。手。扶。其。傾。瑣。瑣。列。洞。府。五。嶽。無。
真。形。吳。山。假。嶽。號。周。秦。西。宅。京。禮。非。唐。虞。故。數。典。須。正。名。吾。當。依。
嶽。居。卜。宅。青。柯。坪。登。巔。一。長。嘯。會。見。黃。河。清。此。首。可。上。追。石。筍。山。
房。松。岑。好。遊。足。迹。遍。禹。域。名。山。未。遊。者。惟。武。夷。嵩。高。及。滇。桂。諸。山。
耳。

梁彙異鴻志詩。獨標名雋。在閩派中為鉅手。見余夢若畫詩。

極口揚挹前輩愛才之意。可感也。頃在无恙所。見其近作天台雁
蕩紀遊詩。多善狀光景者。錄數首於此。中折瀑云。圓嶂如覆盂。上
以天為筐。一潭貯其內。鏡影滌天光。飛泉倒瓶水。瀉入潭中。火有
如千珠。珠韻以萬籟。何人弄狡狴。花雨沾我裳。舉頭不見瀑。映
日成虹。梁石門潭。蔣叔南云。水色不厭綠。此潭兼綠。浮束之以兩
山波潄。湍不競。無言閱人鬢。閱默見水性。綠波如靜女。白髮與相
映。蔣侯泉下人。平日酒為命。自沈真獨醒。靈均吾所敬。顯勝門云。
兩峯如排衙。鞠躬自門入。循厓勃率行。石勢真谿刻。飛湫空際來。
界破青山色。嗟我塵土人。置身水精域。雨來磴愈滑。四顧天如墨。
勝處尖題名。章惇笑蘇軾。散水巖云。驚人馬家嶺。跋涉非所嫌。輿
行五十里。酬我散水巖。披拂固多態。清綺還相兼。何來長鬣人。風
際飄霜鬢。我今久平視。老眼殊不厭。泉流自駘宕。客意終清嚴。大
雨自西石梁至。大龍湫云。昨游晴則今不復。急雨千巖雲萬族。珠
璣織作筍輿簾。襟上泉流髮如沐。石梁之瀑勢雖武。似較前游差

畏縮。斬新亭子不知名。眼界殊寬人意足。龍湫宴坐舊有亭。位置
雖佳今久覆。一樓龍壑亦初成。苦恨深齋蔽人目。西石梁新築亭子
宴坐亭久圯。新築一樓。看山所得各深淺。論事何須爭雅俗。我衣燥
日龍壑殊不宜眺望也。少霸才欲上。稽山呵。二朗酒魂隨我渡。江來
溼已全忘。自拄枯藤且觀瀑。紹興云。鳴蛙不怒水聲哀。越國山川
張宗觀。明屋朱士雅。俱
有簡淡風致。

今夏為國專紀念冊撰十五年來之詩學一文。中論近日閩
派詩人後起之彥。極推黃公渚。既而葉長青以其同門閩侯會履
川克崑。新刻涵負樓詩八卷相示。則才力橫恣出公渚上。而精微
深秀不逮。履川出桐城吳北江先生門下。已復問詩於散原石遺
二公。其所嚮所在。似不外肯堂散原二家。古體全學肯堂。差能具
體。近體則以范陳樹骨。參以異派之長。與近代閩派詩人取徑絕
異。北江序其詩。稱為並世詩家。莫有能僂。獎借未免溢量。要為未
易才矣。集中多長篇大作。不以一二語標名雋。五古如哭畏廬先
生三首。吟谷先生挽詩三首。皆可謂不負其題。餘如秋懷句云。郊
原霜露積。羣卉失芳潤。商飈爾何來。萬馬疑突陣。所惜歲寒姿。凌
厲獨與競。剛腸難為熱。餘灰亦向爐。焉知烈士胸。猶可六合孕。繫
茲將斷髮。及此未斑鬢。又句云。登臨空掩涕。絕嘆山川美。秋江澄
落日。巫峯凝暮紫。歸夢墮層波。意逐孤舟駛。平生靴匣抱。掬水擬
一洗。豈意日月光。終晦層霧裏。詩成憤未盲。餘意欲裂紙。李歸川

別三年矣。頃至自閩。奔其族祖星治先生喪。行將歸。娶贈詩二章。將意句云。暫離每致思。提心常在口。倘令終日對。誰能長相守。所以超世士。分道踣。七有劫后。一相攜。彌知別味厚。佳處多類是。其秋岳南遊。初稿有遊鼓山用十賄全韻一首。因次其韻。以論駢散之原。篇末學之陋。兼明所守焉。一長五古。凡六十韻。可謂沈酣騁雄怪矣。然其大篇。往往過事恢張。不免客氣假象。如表叔祖郭匏庵先生見余所爲其弟婦壽序。招入蟄園詩社。賦呈四章。兼示同社諸公。句云。千態與迴旋。萬象恣吞吐。冥搜極造化。百靈相爾汝。又句云。千聖開我思。萬靈納我腹。肝膈門祕怪。百靈忽夜哭。千態萬象百靈千聖等字。偶一用之。原非不可。若藉此鋪張門面。搖筆卽來。如以上所舉。則不特膚廓可厭。且犯重複之病矣。七古如上散原先生六百三十字。讀北江先生近詩。次風字均爲長韻。奉呈四百二十字。皆才力雄富。而有詞浮於意之病。然以嚇餘子有餘矣。今錄其題。涵負樓用山谷松風閣詩均全首云。腹能匯海納百川。足無立地插一椽。欲登狼背勒燕然。提兵瀚海知何年。羲皇邈矣思葛天。焦桐神往薰風絃。紛紛四海飲狂泉。扶持舜禹徒爲賢。萬靈風雨集几筵。黃河白日孤光縣。我來一笑坐青氈。眼看奔瀑鳴潺湲。斷霞幽澗山花妍。落英垂露堪粥饌。蒼茫六合迷烽烟。安能嘯傲棲林泉。何必風雲騰我前。樓頭畫護蛟龍眠。一聲破壁雲雷纏。塵機世網不吾攀。乾坤甯待重幹旋。昔吳擊甫嘗論山谷七

夢若 靈 詩 話

古推松風閣爲第一。氣象高邁。杳然難攀。而以范肯堂天津問津書院次松風閣韻一首。可追而與之並。今履川此詩。又可以追配肯堂矣。以外奇語大句。數之不盡。七律如送陳鼓曾遊學巴黎句。云。衡湘閔怪數千載。發越斯人亦一奇。蹴踏滄溟成獨往。沈冥風雨欲安之。詠蟬句云。豈謂居高聲自遠。終知志挈飽何求。一鳴莫起。沈沈夢萬象。都歸寂寂秋。送鴻銘先生東渡句云。邦家如燬。如絲虞夏黃農夢。與期東海忍攜衰。病往西山儘有涕。洩垂又句云。疾風能發軒轅夢。一卷縱橫廣學篇。百國寶書恣開闔。九流異說。睨推遷。凡此至皆規摹肯堂。面目逼肖者。至如次韻通。厂豁蒙樓句云。寒吹千林聲。別恨殘陽一道影。酡顏聲影二字作虛用。蓋本於散原松枝影瓦龍。留爪竹籟聲。窗鼠弄髭。二句來。答伯鷹句云。遊心自運鯤鵬海。呵氣徐噓蟻蠓天。亦學散原有迹可尋。絕句似非作者所措意。然亦有佳者。涼夢云。涼夢初回倦眼橫。孤鐙殘夜耿猶明。愁心萬轉渾無着。忍亂霜天曉角聲。亦宋人高境。

履川昀谷先生挽詩第二首。述及楊昀谷增學論詩語。可當詩話一則。今錄之。燕居吾何營。就公每論詩。公詩有師法。所說浩无涯。極推栗里翁。冲澹含天倪。獨鄙謂杜公。名胡經天垂。間及近代作。一一詆厥疵。海藏氣味別。滄趣工矜持。无錯餘悱惻。散原緝文詞。下逮樊。易作淫哇。何卑卑。陶公信澹泊。中蘊亡國悲。至澹鬱至痛。所造多雄奇。杜詩含元氣。巍然百代規。忠愛所憤發。誦之橫

涕洟大范挺勝清。憂亂多苦詞。能兼坡谷長。陳鄭同驅馳。公詩吾夙好。公說稍滋疑。以下尚有數韻。不涉論詩。略去不錄。陶谷論近人數語。雖稍苛。卻公道。履川以陶公所造多雄奇。此論過高。陶公雖蘊亡國之痛。然發於詩者。溫邃自掩其迹。不得目為雄奇也。虞山汪應鈴。字杜林。康熙戊戌進士。殿試第一人。及第。未散館。即擢庶子。蓋異數也。雍正元年罷官家居。著有容安齋詩集。歿後。其門人盧見曾為刻成八卷行世。板藏鐵琴銅劍樓。遭兵燹有缺板。草稿四冊。藏其族裔汪鶴泉處。瞿氏屬從草稿鈔補。但刻本目錄所有之詩。而草稿缺十之二。卒無從補之。三年前。鶴泉之從孫啓東。聞龐翊霄新得容安齋集初印本。假歸印鈔二十五頁。俾瞿氏補刻。以復舊觀。啓東復假草稿核對。凡未刻之詩。彙錄成冊。題曰容安齋集外詩。交圖書館皮藏。茲從集外詩摘出。西湖泛舟云。漫追漁釣出晴湖。五月風光媚。新雨野陰濃。似染晚烟。山色淡如無。櫓聲破夢。仍餘困酒氣。薰人旋欲蘇。醉裏不知城。暫黑綠江白。雨冷魚鳧。饒其畫意。雨字復與張野航連床宵話云。梅花樹下正相思。欲半開時寄一枝。紙帳竹床香繞屋。共君話舊寫新詩。夜雨云。每聞夜雨即沈吟。豈為思多不自禁。合眼也知尋住處。總應不是昔時心。池上云。幽閒池館抵山村。小樹梅花白板門。多事斷雲穿缺月。遣人懶立黃昏。小詩亦有情韻。雪夜揚州作云。紫陌空霑十丈塵。紅樓誰借一分春。酸風虐雪揚州路。鶴背龍頭自有

人。東簡贈揚州汪景謨詩。少年曾擬龍頭客。此日真成鶴背人。原評抑寒中語。自快意。鸚鵡結聯云。只為能言傾鳳鳥。誰肯不肯下天風。抱負不凡。池萍云。池萍圓復青。顏色亦可悅。風來飄泊向池隅。小兒掇取旋枯絕。小兒掇取亦何心。世事無端非獨今。亦有寓意。喜陳大亦韓得解三聯云。前輩定推真。舉子後生應有讀。書人喜字寫得耐。足當時推重。已如此。世傳杜林精命理。未達時。已知必大魁。觀其鶴背龍頭之句。抱負可見矣。

邑人龐次淮。梅階新刻東柴病叟詩兩卷。无恙為之序。謂其五古初學選體。律詩規撫西崑。去華就實。不專事色相。晚境屯蹇。妻子兄弟死喪殆盡。其心益苦。詩益進。言婉旨切。往往連玉溪之情。攝納於東野之境云云。今略錄數章於此。十二月十六夜獨步庭中。看月有作云。圓月在松顛。庭際明積雪。眼前一假詩。其勢頗突。兀故知。明月光變幻。此拳石。石畔梅數枝。疏影入窗隙。萬彙荷照臨。虛室乃生白。羣動既云止。靜觀斯自得。此境知者稀。疑與塵世隔。恨無素心人。對酒共今夕。公園南池觀荷。仍用簡齋靜字。均賦呈巽。堪並簡竹林云。詩豈為我崇。俗迺益我病。誰是我醫。王賴此。萬荷柄。蔡侯知言哉。同具元規興。炎涼惡異態。趨就南池靜。投杖憩綠陰。日影幾午正。時時來故人。清風肯相贈。往讀漁洋詩。愛此中婦境。梨渦自有情。豈必言澹定。美人顏易衰。好花須少盛。追及秋風時。一水豈有賸。蔡侯詩本清。於此當發詠。延陵亦解人。他

日約買艇。寒夜擬東野云。乍親擁腫。被暫疏衰。敝裘一臥。卽轉
若與枕外。仇伸足蹴。被底夫何尤。心弦如劍鳴。知欲向誰
吾仇旋兩忘。心王自優。渴忽夢亡者在。欲語不得留。蒙頭被面濕。
始覺吾淚流。無題云。玉環巧笑。勝名倡。早識琅琊大道王。自喜并
刀能翦水。須知荷鏡本無光。生涯恥逐。彈碁客。憔悴終依傅粉郎。
記自仙霞新過嶺。浣紗還帶荔枝香。此首似詠楊宇震。開府江南
兵敗北歸事。傅粉郎指張作霖。或張學良。末二句謂孫傳芳也。

汪啓東曩年印山涇草堂詩。刪擇謹嚴。頃又將重刊。削落益
多。凡七律非全首工者不存。然刪落之中頗多佳句。爲擇錄於此。
佳節頓增遊舫價。新題添入錦囊詩。瓦縫苔肥綠積水。灶際薪溼
聚炊烟。茶煎亭午能消渴。符送園丁足解饑。絲逢亂處誠難理。瓜
到嘗時不免分。貼地晚蔬乾待雨。懸枝霜葉瘦禁風。瘦到秋深臨
水柳。淡如雨後傲霜花。江魚入饌銀絲脰。春筍登盤玉指尖。竹依
牆角雨添色。葉胃檐牙風作聲。芭蕉占地添清響。蟋蟀趨時解苦
吟。長江天塹同舟渡。孤館秋燈對榻眠。量淺怕逢貪醉客。眼昏強
作看燈人。功名蓬梗浮難定。身世棋枰著未差。微蟲只向螭爭角。
困獸將同虎負嵎。春氣於花紅尙勒。離愁如草綠初生。花蓋一棚
深似巷。溪流九曲活通舟。皆可當清新二字。

紹興諸貞長詩。前於石遺室詩話及近代詩鈔中。窺見一斑。
以爲近代一作手。而頗恨其少。貞長既沒。其友朱鉢文爲之董理。

夢 若 齋 詩 話

遺稿凡七巨冊。梁彙異鈔得三百十二篇。刊爲大至關詩行世。名
作如夜過海藏樓歸紀所語簡太夷。并示拔可。夜從靜安寺道歸
過恕齋故居聞恕齋昨日葬西山矣。感紀一篇。四月三日哀邁。諸
篇皆已載石遺詩話中。此外傑構並不多。殊未能鑿予所望。近體
多於古體。名雋鬆秀。清神一往。而屬對頗疏。是其病也。今摘取若
干首於此。凡近代詩鈔所已選者不復出。爲婦姚營葬於南昌鄧
家步先塋之次。感悼成一篇云。臨穴猶能一撫棺。離離生死語原
難。但期後日同歸此。忍說人間百不懽。合眼庭堂記歌笑。傷心先
隴伴荒寒。伯倫酒德今誰頌。落日高原荷鋤看。夜坐示拔可度公
云。滅燭窗虛見海光。舊騰但以睡爲鄉。風中巨浸如山立。秋後清
宵比畫長。三客復成今日聚。百端難諱少年狂。輕寒疎雨簾垂地。
同有南人念北方。時眷屬均在南同伯嚴丈味純園茗坐云。車馬來稀我
到頻。日斜廊靜見窗塵。眼中過去莊嚴劫。座上無多磊落人。抵几
惟聞談戰事。煮茶隨分著閒民。百錢尙可黃墟醉。亂世爲儒未足
貧。散原以庚辛年間詩卷見示。感上一律云。一卷冬春上塚詩。近
嗟節日廢歸期。髮大淚盡翁垂老。避地人多事可知。宵夢長教戀
松楸。餘生未分狎蛟螭。朱枯橋近梅家巷。此二地在南昌麥飯無
由補我悲。兒邁生賦示家人云。阿翁尙戀爲兒樂。舉室相呵喜汝
生。待付詩書作年穀。不期愚魯換公卿。得男雖晚吾何恨。繩祖當
如世所稱。北發明朝更南憶。高樓鐙影有啼聲。視殯云。荒殯遠尋

來視汝斜陽已落尙親人闔棺遂鏹三年淚了劫終留一聚塵自
 詭姓名原可嘆卽言生死復何因分明前病成今讖不到江亭亦
 愴神徐州云北望寒雲曉不牧南歸今始過徐州日光將出雲奔
 馬風力初溫渚泛鷗地畫中原風尙慳民居山磧氣難柔半生乘
 障思爲法世論悠悠孰可謀同散原觚庵仁先游雲栖還賦一詩
 云入寺喜聞鐘聲二翁一客共郊行竹光飛雨能相待山勢趨
 江到此平林壑插天容衆綠澗泉緣徑識新晴此中獨背西湖勝
 壇席人間未許爭句如樓寒留雪意砧起辨晴聲一別秋隨人在
 遠此行天使海無風十日塵埃閉亭館一年花事有春秋客聞自
 喻寥天鶴樓迴惟看度海雲入夜車聲仍北去踰淮山勢向南趨
 能與一山爲主客會攜百感此徘徊各持湖海平時語自斂風雷
 定後心林氣遠青天不暝湖光微白月初來等皆有味晨起聞雪
 甚盛起句云屋後風篁折凍聲我知急雪到天明本唐人隔牖風
 驚竹開門雪滿山意而句法自是宋人大抵貞長所詣在浙人中
 差可肩隨俞恪士而精鍊不逮葉譽虎序其集乃謂其中歲所作
 轉益蒼渾髮駁與散原映庵諸公並馳則疎簡精實尙未可同日
 語也

荷氣淨眼色松風搜髮根楊雲史詩句也精鍊之極

閱長樂王又點允哲碧棲詩一過又點以詞名出入白石碧

山玉田間詩不多李拔可序稱其初喜貢父排慕山谷奧密積而

久之復肆力於東阿嘉州故意境高遠不可一世是真能以少許
 抵人千百者石遺丈稱其善於審曲面勢筆意力戒凡近松岑丈
 則以爲清雋入逸品不着意處正吾輩苦思力索而不能得者今
 從全稿中摘其尤者七月十五夜再泛螺江與聽水老人同賦云
 風景依然淡不收空江十步便知秋請看去水無留影莫遣微雲
 在上頭有酒就君先一醉無詩愧我續茲游經年世事何從說借
 與船唇睡卽休旅津寄子仁拔可漢上云中歲逢迎各苦辛東風
 吹客不相親停盃偶憶多千里捲卷迴看祇一身尙有危樓堪送
 目久知芳草欲愁人當歸卻是無歸處半頃村田又過春黃田道
 中云晴坡軟翠媚烟蘿作劇東風孰奈佗不與春山借顏色道旁
 爭得見愁娥險中誰着架山樓地望參差豈自由澗底長松無一
 語茆檐傾水與梳頭見山失喜入山愁上水喧呼下水調世上人
 情難強會隔烟啼鳥又何求嵐氣經時雨易成解衣道左有初鶯
 何當載得胡琴手來寫山春一兩聲友人招飲酒肆座有歌者云
 可是吳娘舊日顏曲中用意怨關山江南百事堪腸斷不在瀟瀟
 細雨間春來曾逐紅裙醉歲晏惟思引被眠三百日中已如此更
 堪人世有明年十一月晦日渡江云經句臥起似無情掃地焚香
 旋復行忽悟見心非世法出門一笑大江橫山谷對影分明一老
 翁夕陽流水淡如空陂塘羣鴨尤情淺商量寒廬要北風戲作譽
 蚊詩云炎方有微蟲衆口交冒毀惟予曰不然此物甚可喜儒生

習書。寢荒。墜志。業姑。嗚然。下。眼。之。左。右。立。監。史。日。中。各。有。事。不。出。
使。徐。理。黃。昏。獨。無。畏。結。陣。壓。重。墨。金。鼓。以。作。氣。暗。襲。勇。夫。取。朱。門。
盛。衛。設。扇。拂。交。幃。几。南。山。伐。蒿。艾。薰。灼。滷。人。髓。此。曹。客。軀。血。不。捨。
以。至。死。汝。前。忽。復。回。意。者。示。輕。鄙。幸。能。忍。須。臾。卑。飛。過。貧。里。貧。財。
復。惜。命。今。古。情。盡。爾。汝。持。身。作。注。得。尺。甘。喪。一。飽。細。可。憐。道。固。
不。欺。詭。君。看。夸。奪。徒。仁。義。日。挂。齒。鄭。無。辯。約。看。豹。屏。山。紅。葉。云。日。
日。閒。行。似。有。詩。沿。村。傍。郭。返。遲。遲。只。愁。歲。晏。無。高。意。不。識。山。寒。有。
別。姿。眼。淨。未。妨。親。晚。絢。霜。清。更。與。永。幽。期。鄉。園。半。畝。關。人。處。搖。落。
芙蓉。正。爾。思。舊。買。盆。梅。二。株。秋。後。尋。之。不。得。悵。作。云。蓬。門。擁。髻。正。
宣。嬌。錯。放。嬋。娟。影。已。遙。離。下。鶴。孤。猶。自。可。尊。前。人。老。孰。無。聊。即。云。
道。眼。須。清。淨。無。奈。冬。心。太。寂。寥。住。世。堅。牢。更。何。物。本。來。身。亦。是。芭。

蕉。今。春。客。舫。載。花。歸。載。得。花。歸。葉。已。肥。未。及。再。開。教。失。主。每。回。略。
憶。欲。沾。衣。物。微。所。嘆。人。情。惡。歲。晏。從。知。老。願。遠。斷。卻。明。年。惆。悵。種。
綠。枝。黃。實。雨。霏。霏。梅。花。云。菲。屋。蒼。苔。豈。有。春。倘。然。曾。不。步。遂。巡。自。
家。淪。落。猶。難。管。只。管。吹。香。與。路。人。于。役。書。見。云。幾。樹。蕭。條。遠。見。天。
一。溪。寒。冷。自。生。烟。惠。崇。小。景。無。人。買。挂。在。荒。村。不。計。年。如。食。橄。欖。
味。有。回。甘。

吾。鄉。邵。青。門。陵。布。衣。以。詩。名。康。熙。間。未。有。刻。本。邑。人。有。傳。鈔。
者。金。丈。叔。遠。汪。丈。啓。東。皆。見。之。今。鈔。本。不。知。流。落。何。所。矣。金。丈。記。
其。幾。卷。殘。書。閒。歲。月。數。竿。修。竹。冷。鄉。鄰。一。聯。汪。丈。記。其。新。糊。窗。紙。
亮。於。紗。七。字。皆。妙。

光 燾 脞 錄

黃光燾

周達武公(涓臣)崛起戎行，討平黔苗有大功，坐鎮邊陲，於軍旅之暇，寄情吟詠，著有劍水詩鈔，
隱然以儒將風流自許，羅劬庵有挽聯曰，挈苗疆二千里，還隸職方，犴草蠻花立戰績，鎮邊關十七年，
威稜中外，悲茄鼓入新詩，劉鳳苞挽曰，九邊繪麟閣功臣，想隴水磨刀，光騰牛斗，泰山積米，色變
旌旗，世局值艱危，應向高臺思猛士，萬里失龍城飛將，膽豐碑墮淚，氣作星辰，長劍倚天，烟消古戍
，邊陲資保障，驚聞大樹起悲風。

詩

南甯晤滌中夜談

馮振

十年念別恨非輕。忽漫相逢喜亦驚。但使將軍客揖容。不妨奇士號狂生。折肱未死書尤硬。君因車傷斷臂愈後能書如故使酒猶能氣漸平。午夜高談同不寐。荒雞作意向人鳴。

題國專同鄉歡送畢業同鄉留影

同室况復是同鄉。送別同鄉恨更長。賴有同鄉留影在。故應別後似同堂。

奉鵬茹經師萬言疏稟手蹟

不用吾謀迹已陳。萬言書在久逾新。先生憂國情如昨。肯問蒼生可有人。

梁溪二首

梁鴻清峻孟光奇。暫略朱公亦我師。溪中有仙蠶墩何必買田陽羨去。一廬儻寄此溪湄。

拖藍十里水平鋪。一色柔桑影欲無。著箇小金山塔子。不應輸與瘦西湖。

從軍行

李釗

風嚴月黑漢旗斜。躍馬橫戈踏塞沙。熱血一腔心萬里。匈奴未滅我無家。

中秋對月感懷

鄧夏鳴

不緣離別亦悲秋。且寄愁心到畫樓。應是清輝寒玉臂。卻教明月作書郵。

九一八寄高文

前人

天末涼風起。驚心半下旗。卻緣憂國意。益動故人思。片石三生約。幽懷兩地知。徘徊同此日。北望有餘悲。

登龍頭渚萬頃堂呈秀芝師

宋硯樵

堂開萬頃浪浮龍。縱使頻來喜欲奔。舟奈同行非舊雨。花應快賞賞潛園。吾鄉許氏園名三秋征雁無消息。萬里歸家有夢魂。正是四郊多壘日。潮聲湧作恨聲吞。

九一八寄遠

前人

依然輪鐵間駟檣。心事蒼茫付雁行。九一八留前日淚。百萬轉遠人腸。江城鼓角防秋急。瀛海風雲備戰忙。攘外原從安內起。相期素志莫相忘。

章塔送予至硤石車站依依不忍別惘然賦

此

李光九

青山紅樹雁聲遙。不爲離愁意也銷。從此相思人兩地。五湖煙水浙江潮。

蘇嘉道上

前人

聽盡蟬聲卽雁聲。淡烟疏柳寫秋晴。詩人祇合爲湖住。鬢影欹光老此身。

題雁迅激藝室讀書圖

王先獻

閉門覓句陳無已。乙夜勤翻百聖書。細嚼彌教餘味永。不須長缺歎無魚。

銷門何處覓堯封。浪倚鶯花百萬重。檻外江山棋外劫。一編相對且從容。

甘向無涯盡有涯。犁雲鋤雨不嫌癡。青鐙味似兒時永。萬卷嫻嫻手自披。

寄懷夏瞿禪夫子杭州

陳光漢

瞿禪夫子吳張徒。一面乃勝千百書。縱橫翰墨天下無。公自握有靈蛇珠。十年詩書愧故吾。作糜不飽炊沙如。何當依公丐剩馥。一夜夢落金牛湖。

偶成

高樹

高館風燈若曳秋。萬蟲聲裏夜悠悠。少年羈旅尋常事。冷

詩

雨欺窗總是愁。

寄懷馬懋園耀彤方重禹

吳常燾

西風桂葉樓頭月。談藝猶思昨日遊。文酒曾驚今世少。心期直擬古人儔。別來湖海生秋氣。坐見風煙接上游。一臥荒城思舊侶。夕陽紅樹獨淹留。

江上

挂帆西北望。山水渺相連。舟迅追飛鳥。江迴見午煙。我行指皖口。攬勝入龍眠。兼有還鄉興。明宵月正圓。

中秋夜飲

戴雙倩

碧天如洗出。人月共登樓。爭看今宵影。依然去歲秋。詩成聊代淚。酒熱易消愁。肉食原多鄙。誰能及遠謀。

簡鑄青京口

黃光燾

君攜震澤潮聲去。我染龍山黛影還。同是倚門歸望切。好將色笑悅親顏。

楚水吳山極望遙。別來幾日黯魂銷。願將兩地相思夢。都付長江上下潮。

金焦兩點久知名。登覽猶虛載酒行。安得與君攜素手。壯游三日慰平生。

脫口吟成七字詩。江雲嶺樹不勝思。故人情重如相問。俠骨柔腸似舊時。

奕棋

周嘉志

一商便定勿徘徊。點點橫排似斗魁。不識是誰稱敵手。干戈已接幾多回。

夏夜

馮蕙心

曲徑疎籬日已陰。萬方多難此沈吟。鬢絲亂似三春樹。旅思爭歸一夜心。看月雖留形影對。憶親只許夢魂尋。不堪回首類南望。嶺海重遮萬壑林。

七夕

前人

中庭樹色已驚秋。萬里銀河倒欲流。雖作天仙長不老。難除離別可無愁。鐘清午夜聞孤鶴。月伴砧聲入小樓。城上白雲來似水。能無一半助清幽。

有感

徐縉瑞

殘煙一碧逐寒流。風雨山河黯黯愁。願假橫磨十萬劍。逐將驕日下神州。

序中夏晚

謝逸民

柳絮池塘淡淡風。借晚來閒步莫匆匆。小橋也有驚鴻影。立盡蒼茫暮色中。

感秋

李森

西風瑟瑟雁聲高。萬里悲秋聽怒濤。海上陰霾連大漠。城頭妖燄接東皋。寒光壓露摧殘葉。劍氣衝雲逼戰袍。抱酒

微吟他日淚。更深何處鍊弓刀。

峴涼山觀八七師戰鬪演習

楊向時

荆棘荒蕪野徑迷。江天回首暮雲低。避人倦鳥驚飛遠。覓食飢鷗欲下遲。十里煙沙昏古壁。千軍聲勢撼深帷。更看龍血玄黃處。策馬揮戈又一時。

他鄉感賦

朱長樂

他鄉作客總年年。一度逢春一黯然。不許離人腸不斷。梨花枝上五更鶻。

不寐聽雨

周本瑞

書館孤燈夢未成。誰樓刁斗噎寒聲。無情最是階前雨。不管愁人滴到明。

秋日晚眺

王文蔚

暮色蒼茫秋已老。霜林半漏夕陽斜。煙扶衰柳渾無力。露浥秋花正欲葩。落葉打頭人跡少。歸鴻摩眼客心賒。無情最是荒城外。入耳頻頻送暮笳。

問月

趙模

碧空露冷鎖寒烟。沉鬱風雲已十年。半壁江山頻入夢。一輪皓月爲誰圓。

早秋聞雁

潘長素

雲外風飄客思驚。酒醒疎雨點寒城。高樓獨夜青燈罷。雁

到江南第一聲。

秋夜寄金陵

柳燦南

采石磯頭夜寂寥。徘徊無處不魂銷。旅人應帳江邊月。萬里波光送六朝。

年咽鳴載江楓。

蕭蕭葉落雁悲鳴。逝水年華客夢驚。知否揚州二三月。一分移去照津平。

秋夜獨坐

錢會瑞

秋月寄揚州瘦西湖

郝肅儀

曉風殘月瘦西湖。漁火荒煙兩岸蘆。爲問平山堂畔鳥。秋光還似去年無。

深閨獨坐夜沉清。明月團團照畫楹。何處孤砧聲斷續。淒然似作不平鳴。

太湖

王國璠

冷竹孤松倍寂寥。月明空逐廣陵潮。可憐金粉飄零處。煙草難尋廿四橋。

青青蒲草颺晴輝。臨水人家半掩扉。一片輕雲篩雨過。綠楊深處見鴛飛。

殘荷十里雨聲中。楊柳蕭疎兩岸風。何事五亭橋下水。年

詞

點絳脣宿僧寺懷仲聯

楊鐵夫

蟲咽僧窗。前番離思今宵絮。蠡湖龜渚都是尋詩處。梧桐樓頭商略黃昏雨。今何許。嵩雲秦樹。一例相思句。

。江湖日夜變秋聲。故園回首處。松菊羨閒情。

蝶戀花七夕時將之梁溪

高樹

臨江仙奉和瞿禪夫子謝隣落成作

陳光漢

雲壑幽姿長媚月。卜居心與鷗盟。六朝芳艸夢中生。風流追謝屐。詩筆自縱橫。跌宕圖書歸亦得。神州北望堪驚

。幾疑別淚飄疏雨。一片新涼天欲曙。綵盒珠絲。織就同心縷。無奈桃笙無夢處。隔簾悄聽蟲娘絮。

浣溪沙(月)

鄧夏鳴

詞

七五

小住銀光似水天。羅衣冉冉不勝寒。凌波忘卻步人間。
冤海欲銜精衛石。蟾宮不信桂闌珊。分明殘影映河山。

含了春愁上畫梁。泥巢中有落花香。氤氳雙夢熨斜陽。
惆悵離魂腸欲斷。年年春老在他鄉。無言照影過東牆。

浪淘沙 十五夜月

宋視樵

青玉案

前人

無計駐紅顏。似水流年。平分秋色又團圓。心事問君君記
否。還我河山。怎底遺當前。萬里風烟。唾盡擊缺劍光
寒。最是輕身飛不到。碧海青天。

閒愁撩亂如飛絮。聽樹杪黃鸝語。懶困心情愁萬縷。江南
春老。黃昏微雨。此是愁來路。幽香陣陣金猊吐。怯草
傷春瘞花句。舊日相思添幾許。一簾花影。半山嵐翠。又
是斜陽暮。

蝶戀花

徐興業

樓上小燈搖晚影。嫩月初生。涼入梧桐徑。昨夜餞詩留醉
酌。新來總爲傷時病。今夜酸風愁裏聽。愁似秋深。秋
似人情冷。曲曲屏山和夢靜。淚花溼透鴛花鏡。

長相思 寄惠威長沙步原韻

鮑傳簡

似人情冷。曲曲屏山和夢靜。淚花溼透鴛花鏡。

寄相思。慰相思。兩地相思到幾時。清秋相見遲。是離
絲。是情絲。若問絲絲絲不知。繞人人便覓。

浣溪紗 燕

吳中

光燾 錄

黃光燾

曾（文正）聯多雄渾奇崛，肖其文章，是能得陽剛之美者也，然亦有極雅鍊，類乎陰柔者，殆爲其
變格歟，挽莫邵亮（友芝）云，京華一見便傾心，當時書肆訂交，早欽宿學，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
尊和淚，來弔詩人，挽袁谷懷（若漢）云，文字哭秋風，途窮江左羅昭諫，羈魂聽夜雨，腸斷人間蘇子
由，挽春燕云，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對梁空泥落，幾時看見燕歸來，
斯聯也，或云非公作，疑莫能決，然之讀之，可使人迴腸蕩氣，固非高手莫辦也。

校 聞

1. 本學期新聘教授

本學期新聘教授，有陳天倪先生，李浚清先生魏守謨先生，陳先生經史文章，淹濡博雅。昔曾掌教本校，深得同學之親敬，於民廿二年赴粵任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職。今歲應校長之敦聘，復來本校，主講三年級史通，經學概論，經世文選，二年級文化史等課，同學無不以為欣幸云。李先生嘗私淑於今文家廖季平先生之門，又從樸學大師章太炎先生與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游，著作甚夥。本學期教授散文與國學概論等課。魏先生本校第七屆畢業，曾在燕京大學圖書館服務，後東渡，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研究所，於史學有深湛之造就，本學期來校教授，史學概論，通史，課外並設日文補習班云。

2. 本學期到校人數

全校同學人數雖未經註冊處正式公佈，但根據點名冊實到人數：計三年級六十六人，二年級四十二人，一年級甲組四十一人，一年級乙組四十二人，補習班四十四人，

共計男女同學本學期實到二百三十五人云。

3. 本校畢業同學攷取就業訓導班

教部為救濟失業之專科以上畢業生起見，特設一就業訓導班，由各校保送。本校畢業同學被錄取者，有劉君幹，汪君兆成，徐君炎文，吳君方鈞，吳君竟成等五人，頗稱難能可貴云。

4. 勵行軍事化

本校為切實勵行軍事化生活起見，特廢除班舍長制，而實行教部指令改正之區分隊長制。將全校分組五個區隊，每區隊設區隊長一人，分隊長三人，由校長委派於軍訓富有經驗之同學充任之。其名單如下：

第一區隊長于江東 第一分隊長陳光漢 第二分隊長

魏恆葆 第三分隊長樂景溪

第二區隊長袁步祺 第一分隊長劉青蕙 第二分隊長

朱為濟 第三分隊長陳綱

第三區隊長周本瑞 第一分隊長葛東元 第二分隊長

楊燕廷 第三分隊長楊德崇

第四區隊長張世棟 第一分隊長錢霞龍 第二分隊長

朱效宗 第三分隊長李人鑑

第五區隊長陳樹安 第一分隊長王國璠 第二分隊長

王富春 第三分隊長陶蔭祺

5. 本校設置免費學額及公費學額

本校依照教育部頒布「各級學校設置免費學額及公費學額規程」第十五條之規定，由本校校長遴聘教職員若干人組織一免費學額委員會，釐定規則，並免費標準，已奉教育部指令核准公佈矣，當有以嘉惠一般家境清寒，敦品力學之同學云。

6. 本校參加防空宣傳

軍事委員會防空委員會來錫舉行防空展覽會，請錫地各校學生組織防空宣傳隊，向民衆灌輸防空常識及說明空戰之重要性。七日上午該會開映防空電影，招待各校宣傳隊員。本校派出同學五十人，分組十隊參加。於八日開始向指定地點北門露華弄一帶作宣傳演講，隊員均能委婉申述，聽者動容。九日下午參觀防空展覽會，對於增進防空之實際常識，獲益非淺。十日參加無錫各界慶祝大會暨防空展覽會開幕典禮，並參加防空游行，嗣後每日出發指定

地點極積宣傳，或至茶肆及公共娛樂場所演講，或至各店戶個別談話，方式不同，目標則一，各同學咸熱心從事，歷久不倦，至十四日始告結束，總計宣傳時間凡一週，聽衆幾及萬人，於非常時期之民衆教育，不無推動之力。亦本校服務社會之初次收穫也。

7. 本學期學生自治會進行概況

九月十九日，舉行學生自治會全體大會，當經產生執監委員。並由各該委員會，分別開會，支配工作，推定各股人選，順序進行各項事務，其名單如次：

執行委員會

常務委員兼主席俞學祖 常務委員鄧夏鳴陳慧棠

委員兼文書股長虞念祖 委員兼出版股長徐興業

委員兼研究股長陳光漢 委員兼衛生股長張廣生

委員兼體育股長吳均之 委員兼游藝股長閔世基

委員兼會計股長吳祥豹 委員兼庶務股長高樹

候補委員 錢會瑞 陳樹安

監察委員會

常務委員兼主席于江東 常務委員蔣祖怡 魏恆傑

委員兼文書宋硯樵 委員刁道宗 宋安邦 劉建農

候補委員吳中 鮑傳簡

執委會各股工作述要

一、衛生股 設股所倡導組織由各級產生之膳食清查委員會，已於九月廿三日成立，當即議定章程，確立辦法，並指派值日委員，分配工作，各該委員在股長張廣生君率領之下，均能認真服務，努力進行，頗有成績，附錄該股膳食清查委員會值日服務表如下：

星期一魏恆葆 陳洵 星期二虞念祖 黃有敏

星期三劉建農 孫毅 星期四刁道宗 溫淵

星期五繆傑 陶蔭祺 星期六徐縉瑞 胡臻祿

星期日童富雲 崔之雯 錢繼祖

二、游藝股 本屆該股設口琴隊一組，聘徐毓梅君為隊長，業已公開徵求隊員，積極籌組中。設乒乓球隊一組，聘戴雙情君為隊長，其他事務，以物力人力關係，暫緩舉辦。

三、出版股 出版委員會已於九月廿六日正式成立議決仍繼續出版月刊當推定人選如下：

主席徐興業，文書吳常燾，編輯委員馬茂元，陳樹安，錢會瑞，鮑傳簡，由陳樹安兼主任。校對委員陳莊，李釗，高靜秀，朱效宗，李釗兼任主任。廣告委員虞念祖，徐占魁，王文蔚，由虞念祖兼主任。發行委員袁葆銘，徐

縉瑞，李人鑑，由袁葆銘兼主任。

四、研究股 該股組織文藝研究社，分詩組及文組，演講社，史學研究社等，每社俱聘請本校教授為導師，聞簽名加入之同學，甚為踴躍云。

五、體育股

(一)各球隊隊長產生 本校對於各項運動素加注重，本屆各球隊隊長經體育股鄭重遴選名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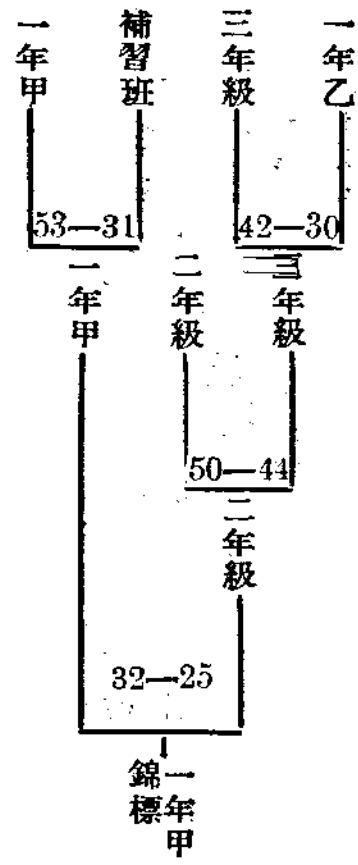
籃球 隊長金鴻文 幹事潘長素

網球 隊長陳慧棠 幹事吳祥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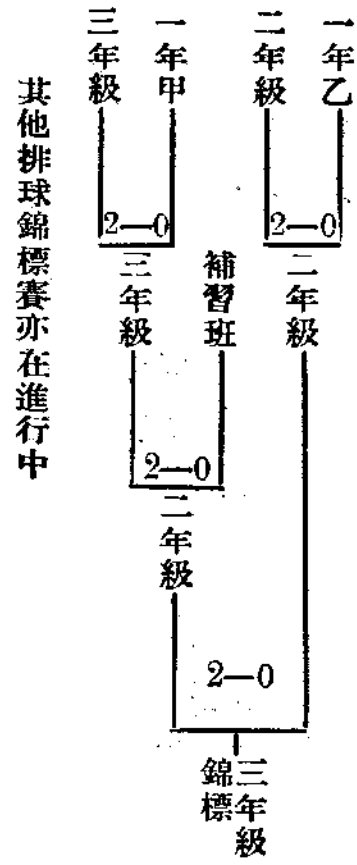
排球 隊長徐縉瑞 幹事朱為濟

(二)本校籃球隊戰勝民友隊 民友隊為教育學院最強之球隊亦本邑籃球界之勁旅十月七日約本校籃球隊作友誼賽於我籃球場結果我隊以技術稍勝得勝利比數為四十八對二十七本隊明星吳均之君獨得卅一分尤為可貴並聞第一次月考後本校籃球隊將邀無錫區各勁旅作友誼賽藉以觀摩球藝作他山之助云

(三)級際球類錦標比賽 由體育股主辦之級際球類錦標賽本屆提早舉行茲將探聞所得錄如下
籃球錦標已告結束一年級甲組賴健兒之努力蟬聯錦標殊屬可貴各組比賽成績錄後



網球錦標亦於十八日解決，錦標仍為上屆冠軍三年級
獲得成績如下：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 注 | 附 | 定 | 預 | 售 | |
|---|---|---|---|---|---|
| | | | | 特 | 零 |
| 郵 | 外 | 五 | 一 | 大 | 每 |
| | | | | 號 | 號 |
| 票 | 埠 | 號 | 卷 | 號 | 一 |
| | | | | 另 | 角 |
| 代 | 函 | 郵 | 自 | 取 | 二 |
| | | | | | |
| 洋 | 購 | 六 | 五 | 角 | 分 |
| | | | | | |
| 九 | 寄 | 分 | 分 | 分 | 分 |
| | | | | | |
| 折 | 行 | 行 | 部 | 部 | 部 |
| | | | | | |
| 計 | 部 | 發 | 行 | 部 | 部 |
| | | | | | |
| 算 | 部 | 行 | 部 | 部 | 部 |
| | | | | | |

| 補 | 之 | 半 | 全 | 尺 | |
|---|---|---|---|---|---|
| | | | | 寸 | 地 |
| 白 | 一 | 頁 | 頁 | 前 | 後 |
| | | | | 內 | 內 |
| 一 | 分 | 元 | 元 | 封 | 封 |
| | | | | 面 | 面 |
| 元 | 元 | 元 | 元 | 封 | 特 |
| | | | | 面 | 別 |
| 元 | 元 | 元 | 元 | 別 | 通 |
| | | | | 元 | 通 |

國 專 月 刊 廣 告 簡 則

- (1) 廣告如製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打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後送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交付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不得批評非議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虞念祖君接洽

國 專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一 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編 輯 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出版委員會

發 行 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 刷 者 無錫文新印刷所
地址崇安寺二十四號
電話一三三二號

特 約 經 售 處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青島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漢口 漢口 漢口 漢口 漢口 漢口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長沙 長沙 長沙 長沙 長沙 長沙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文新印刷所

承印東刊之

無口不在改進其藝術
故出品能臻於完善

| | | | | | |
|------|------|------|------|------|------|
| 竭誠答復 | 如承垂詢 | 寄遞穩捷 | 辦法妥善 | 委印印件 | 外埠各界 |
|------|------|------|------|------|------|

地址

江蘇無錫圖書館路

電話

一千三百三十二號